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

我是在與我的一位亦師亦友的畫友做了一次正經八百的會談後，才發覺自己原來是個生性涼薄的人。他直截了當地說：「繪畫中看到的你和直接對談的你情況不一樣。」他在我們最後一次的面晤中，以一種師生對立的方式，一本正經地將談話內容錄音了起來。「你的談話沒有嚴厲的詞句，反而常常發出輕鬆的幽默，這不像你繪畫中對世界所透露的犀利與挖苦；你的表情顯得胸無城府，也不至令人感覺應對裏的緊張。這不像你繪畫中對人性所揭發的對立與涼薄。」

這一番話令我回味了數個禮拜。我不知道別人如何分析事物，但是對我來說，很多事情不化為文字以前，真相就老是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楚，於是我決定一五一十地將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交代清楚。當然這項工作對一個只知提起畫筆來發洩感情的我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為了讓你有一個清晰的瞭解，我不得不暫時忘卻自己文字運作的拙劣與對小說技巧的一竅不通，而大膽地提筆寫文章了。

在進入故事的情節之前，我必須懇求你的了解。我並不是很驕傲自己的所作所為，我對老師對我的教誨與提攜也一直有著無以回報的遺憾；我之所以決定披露整個過程，絕不是因為我對事情真相的不理解，說穿了，還是因為我的潛意識一直想應證一下老師說我生性涼薄的真實性而已。

老師不止有著精湛的繪畫技巧，同時他對中西美術的發展史瞭如指掌；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對每個藝術家運作畫筆當時的心境與畫中的哲學意義拿捏得恰到好處，所以總能夠在別人仍是一片迷糊之中，一語道破畫中所隱涵的深邃人生哲理。

老師習畫三十餘年，不止融會貫通所有畫派的理論，更難得的是，他對自己的修為絕不藏私，總是對一昧堅持畫風的畫友諄諄教誨。師母也作畫，但說不清究竟誰先開始潛心於繪畫藝術，只知道老師作畫一向中規中矩，創意嚴謹，線條細膩，色彩保守，而師母正好相反，畫風開闊，不拘小節，落筆大開大闔，揮灑自落。有趣的是，兩人的性格與各自的畫風沒有兩樣，因此在出入應對上就形成互補互成的一對。

我對老師與師母的藝術造詣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是不止我一個人對老師伉儷的提攜感激。早在我認識他們倆人之前，一羣接受過他們教誨的畫友為了感念老師及師母的恩德，以及為了讓其他廣大的畫友能有機會共霑老師伉儷的教誨，集資成立了一家畫廊，讓老師伉儷在工作之餘，能將積蘊多年的藝術心得與大家共享，同時提供場所給我們這些有心學畫但又畫不出名堂來的年輕畫家展覽作品。

畫廊開在臺北市信義東區一棟辦公大樓的底層。老師伉儷從畫廊一成立，即樹立畫廊的風格，對一般性不甚高明的複製品或模仿名家的習作品，一概拒絕，因此平時訪客甚少，熟絡的畫品買賣更是絕跡。臺北東區是個眾人皆知的高品味地區。畫廊開在那兒，自然佔著地利之便，但畫廊並不依靠賣畫維持，所以我始終無法瞭解畫廊如何支付每個月昂貴的房租開銷。或許這批在背後支持畫廊經營的志同道合畫友們無條件地發輝了至高的同袍愛，在同一個目標上犧牲奉獻罷。

畫廊佔地寬敞。在進門的接待間拐角處，有一個小小的辦公室，裏面擺著幾架電腦與複印機，由一位專職的經理坐鎮。離開辦公室即是一大間空空盪盪的展示間，由牆上裝飾的畫幅與特製的柔弱燈光點綴著空曠的溫馨。

展示間後面是一間精緻的圖書館，裏面收藏著有關美術的發展史與繪畫技巧等書刊，還有滿滿一玻璃櫃的精裝本哲學書籍。這是老師堅持要擺著的。圖書館後面是一間小小的工作室，除了靠門邊的角落，放置著畫架、顏料、畫筆以外，還有一塊長桌子，上面擺著些裱畫用的膠漆、木框、紙鎮與剪刀，而柔和的音樂則從展示間流淌至圖書館與工作室，隨時等候畫友的光臨。

家中作畫不便，於是我經常到畫廊的工作室借用畫廊的工具與紙張，不眠不休地一筆一筆勾畫著，而因此與畫廊經理相交熟稔。只不過，我的眼睛在長期的勞累下常感痠痛，因工作室藏匿在倉庫一隅，採光不甚理想，只靠著鄰近的小桌燈散發出黯淡的暈黃來照明畫布。

經理想盡各種辦法改善畫廊的繪畫環境，最後總因經費不足而作罷。為此經理老是覺得抱憾。畫廊事務清閒，經理雖然單獨一人，卻是游刃有餘。老師與師母在平時的日子通常不來，只將畫廊的經營當作副業，於是只得全權依賴也是畫友的經理代為處理畫廊的一切事務。

畫廊雖然不靠賣畫維持開銷，但卻因成功拓展了會員名單，發掘了一、兩位傑出畫友，又建立起相當紮實的資訊網，漸漸在藝壇裏就活絡了起來；人脈活絡了以後，經由會員輾轉介紹，畫廊成交了幾幅很有藝術品味的創新作品，同時成功地舉辦了幾次轟動東區的畫展。有了這些經驗，畫廊開始將畫友精心創作的畫幅拍攝下來，製訂成冊，每三個月固定地郵寄給會員與一些有潛力的買主或美術雜誌社，於是畫廊慢慢地有了清淨的美譽。

話說有那麼一天，畫廊中一位經常進進出出的畫友從美國加州的柏克萊大學訪問歸國時，順手帶了一幅密勒日巴在洞穴修行的畫像回來。這幅在英國複印的金色密勒日巴像與坊間碩果僅存的密勒日巴形像沒有任何不同，所不同的是這幅畫像有著坊間複製品所沒有的鮮明線條。

我一看到這張畫的當時，就被畫筆的細膩勾勒所吸引。畫友見我愛不釋手，於是慷慨地將畫像送給我。我有些驚訝於他的大方，又不敢信以為真，於是再三追問他的誠意；在確定了他日後不可能

反悔之後，我興沖沖拿了畫像回家，找出一個滾金邊的黑色鏡框將畫像裱起，然後在書桌上找了一個明顯的位置將它供奉起來。

從此，我就與密勒日巴的金色畫像日夜相對。當然這個時候，我再怎樣也料想不到這樁贈予就這樣地將故事逐漸開展了出來。

人家說因緣的開展有不可說的緣由。我想這絕不是隨便亂說的。有一天，我在夜深人靜時面對著畫像，忽然覺得我被它華麗的外觀所欺騙了，因為畫像中金色的莊嚴遮掩了人世間灰黯的掙扎，而密勒日巴乾淨的臉龐在光鮮的衣著襯托下，竟抹除了人世間的苦難與煩惱。

我有了這項發現後很苦悶，於是日夜琢磨，思索著要以何種方式將密勒日巴深邃的悲憫蘊藏在畫像裏，但是有這樣的居心真是自討苦吃，於是我在毫無頭緒的探索中快速地消瘦了下去。

這樣子搞了將近一個星期，我身心俱疲，密勒日巴倒好像浮出了畫幅，逐漸與我分不開來了；有一天，我在悵惘的啞然失語處忽然找到了落筆的空間，於是靈光一閃，在剎那間有了主意。

我雖然有了靈感，但是幾次下筆，都勾劃不出心中的意念。我這麼猶豫不決其實是因為我有著不能意解的掙扎，因為我想密勒日巴在洞穴的時光裏，不應該只是依靠身體的纖細動作而感覺生命，更不應該像畫像中的僵硬，好似身體只是單純地在那裏，而動作與行為好像是硬加上去的。

這個思維讓我發現畫像的缺失。我以為洞穴中除了緊裹著密勒日巴的嫩青粉綠以外，沒有別的生命；但是在這一片層層疊疊、深淺不一的青綠上，密勒日巴卻歌頌著生命的生趣盎然。我的難題是我無法將孤獨修行的意志散發在悲憫的用心上，這就好像長期服食蕁麻的密勒日巴，已經無法將泛浮在臉上的淡綠孕育在一片綠的流質環境裏一般。

終於，我日以繼夜的專注有了剎那現起的報償。在浸淫於構思的一天，我偶然地將密勒日巴的身軀外圍畫成一層柔軟有如透明膠質一般的薄膜，然後將薄膜微微地向外散發出綠幽幽的光芒，竟然密勒日巴的臉龐就播撒出來一片祥瑞的光澤。

這一來就形成了一個重大的突破。接下來的幾天裏，我幾乎每天都在工作室裏沉思默想。念頭來了，我即匆匆畫下幾筆；念頭走了，我就呆坐發愣，但大多時候，手極不順，再怎樣也畫不出心裏想的，於是我銷毀了幾吋高的手稿，埋葬了成堆的不盡人意。

突破的演變是漸進的。那一天細雨霏霏，天氣涼爽，我大膽地悖逆採光運作的技巧，嘗試著讓日光從身影背後的山洞縫隙滲透，來凸顯密勒日巴面部上的表情。這麼一來，身軀外圍的幽綠光芒就被整體山洞的日光所擁抱，因而融和在一起。我有些興奮，因為在這種逆光安排下，泛著幽綠的身軀融入背影的無盡明燦陽光裏，逐漸分不出兩個發光的本體與所照映的幻影，更令我欣喜的是密勒日巴綠色的恬然面龐不因陽光所呈現的陰影而將環境悍然地一分為二。

裏外真是一體的。背部陽光的莊嚴意象並沒有壓抑密勒日巴面部陰影裏神祕的熱情，而密勒日巴面孔的肅穆和悅卻益發潑灑出陽光背景的默然明燦；這靜止的交融似乎散發出永恆的空與靜，然而永不曾終止的明暗對比並無融合的跡象，卻只顧著從絕暗的陰影來顯示耀目的光絲。

這裏有著二元對立的融合與非融合性，因為日光與身體的光芒透過空氣傳遞訊息，雖然在周遭的接觸層面發出微細光波激動著空氣，但是又散發著「非語言意涵」的不可分別差異，因而在洞壑的清淨裏增添了一股玄邈的思想。其實，此時說清淨已落入「言詮」的範疇，因為那股不可分別的差異早就已經闡釋了洞壑中沒有清淨與煩惱的觀念。

我必須在這兒特別做一點說明。我在畫密勒日巴的臉部時，相當費了一番工夫。為了不讓臉部呈現過度的陰影，我匠心獨運地令白色光點從背後的隙縫內滲入，飄浮在空氣中，化成點點細絲裝扮著幽綠的面容。我盡力縮小理想與現實的距離，在自我妥協中完成了面部的光暗呈現。然後在面部的描繪上，我又做了一番深思。我以為原來的金色作品太過潔淨，豐郁的臉頰也無法真實地表現洞壑裏的歲月，於是我在纖秀的臉龐上再加了幾道滄桑的皺紋，令女性般的娥眉添加些許粗曠，更在細狹的眼睛裏描繪出柔和的專注。

解決了光暗對立的難題後，我發覺密勒日巴遍體通綠的形象直透洞壑，連臀部的坐處亦是一片綠意，透出洞穴石塊的沁涼。我的喜悅難以用筆墨來描述，於是更加費心地去構思密勒日巴的動作。我不敢輕易地在畫布上著墨，只好將構思的動作畫在一堆被丟置在一旁的草稿紙上。

在最後的腹案裏，我利用密勒日巴的右手上揚來劃破綠色的包圍，然後藉著割開的空間，掠過光影，浮動起手指，若無其事地搖撼起生命的張力。這麼一來，身體不再只是單純地在那裏，而動作與行為也不是硬加上去的，洞穴中的世界因此不再只是解析中的環境與人類，而是連成一氣的。

我驚訝於自己的神來之筆。密勒日巴全身的毛孔好像在右手的動作中盡情地在綠光中張開，而每一吋的肌膚也習慣性地汲取空氣中的精華，又散發回去充盈而豐富的光芒；在周遭的纖毫光芒裏，這中間找不出內外與進出之分，而象徵著一種交融，其中沒有擷取沒有佔有，更沒有推卻沒有拋棄，只有裏外孕育，互相滋養。

我知道這幅畫仍有著缺失，但是我不想表現我對原來金色畫像的理解與認識；我只想真誠地以畫筆和色彩來注解我與這幅畫結緣的偶然與必然。另外我想要捕捉的是一個歡樂與情感的瞬間交融，以及一個能令所有的現實與夢想在光和影的交互運作下共存共融的境界。

畫好像是完成了，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又有了個難題。我為了令洞穴中的粉青墨綠能在縫隙中的陽光流溢裏四下流動，於是不惜依據詩歌的描述將密勒日巴的衣物褪去，而將私處詭譎地暴露了出來。但是這麼一來，在整幅綠幽幽的呈現裏，有了一條不妥當的男根。我左看右看，老是感覺潛在意識裏的我好似有意在散發著空與靜的畫幅上塗抹邪淫的暗筆。有了這層顧忌，我就將男根畫得小小淡淡的。不過男根雖然隱晦，但細細看去，仍可看出它的形態。

畫像於六個月後終於完成了。我心下的欣慰無可言喻，經常徹夜流連畫前。雖然我很滿意自己的作品，但卻也因為多出了一條男根而忐忑不安。我羞於將畫像公開，卻又急著想知道藝術家對自己成績的評價，於是我將它掛在客廳壁爐的上方白牆，憂心忡忡地邀集了三、四位畫友前來觀賞。

當然，我這個時候的心情很複雜，我既希望獲得畫友的肯定，但又希望能從不同的欣賞角度，攫取眾位專家的意見來修正男根的凸顯。不管畫像的藝術價值為何，客廳因為幽綠的襯托，倒是盡情地散發出沁涼，給走得氣喘吁吁的訪客些許涼意。

每個人面對著綠氣盎然的畫像都發出由衷的稱譽，但每每故意避開男根的批評。我試著引導了幾次，但仍舊無法得到正面的評語，於是在他們走後，我日以繼夜地盯著畫像，更是發狠地檢視畫像中的男根，希望將它的困擾瞧出個端倪。

密勒日巴的男根莫名其妙地變成我的夢魘真是始料所不及，後來我實在熬不過日夜的煎熬，又不想再看到它，於是只得將畫像取下，掛上了白布，偷偷地塞在畫廊工作室的一角，讓它慘澹地積垢壓塵。不止這樣，我更為了警惕自己思緒的有欠考慮，就故意地將壁爐上的牆壁空置著，讓它無言地散發出慘白的抗議。

畫完了這畫沒多久，老師決定舉辦一次盛大的畫展。

大家知道了都很興奮，於是在經理傳達了老師的計劃以後，我們分別向畫友寄出邀請函，廣集名家的思緒，期盼在信義東區掀起一片藝術的高潮。幾個禮拜下來，報名參加的作品已接近一百件，於是我們幾個畫友在老師的指導下成立了一個評審委員會，分門別類地逐一審查作品。

經過一個禮拜密集的初審、複審與決審，我們達成共議，從這一百件的作品中選出三十九件，分別代表不同的畫風與派別；與會畫友都很興奮，因為選出來的三十九幅作品都是傑出創作，堪稱是一樁非常完美的集合。

老師看了評選結果卻不滿意，因為他認為「三十九」這個數字的哲學意義不夠圓滿，於是他要我們再選一幅出來，以湊成四十幅畫。我們開始重新再審的時候，都不認為選這最後一幅畫會有甚麼困難，但是沒想到，大家選來選去就是意見不一致，於是這最後一幅畫就這麼地虛懸著。

不知道甚麼原因，這一陣子，高水準的創作就絕跡，不再送進來了；畫廊雖然堅守著寧缺勿濫的原則，但是老師面對著最後一幅畫的闕無，卻不禁急得憂心如焚。師母有鑑於佳作難尋，又想自己動手畫一幅來替一籌莫展的老師分憂解煩，於是從一系列的公益活動中抽空潛到工作室裏構思。

這天，夜深人靜。師母進門的時候，我正苦惱於密勒日巴畫像前，浸淫在男根的困擾中，於是師母的驚呼就令我從椅子上翻滾了下來。我有些受寵若驚，因為我已瀕臨將它撕毀的地步，所以面對師母的讚許，不得不謙恭地拒絕著：「我以為這幅畫的綠色結構太強烈，不是一幅佳作。」

師母不多說，只是一邊看著畫像，一邊滿口地讚美著。她鼓勵著我：「不要太過自謙，這幅畫一點不比其它的三十九幅遜色。」但是我堅絕不允。第二天一早，經理即三番兩次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將密勒日巴的畫像懸掛在畫廊內：「你不要老是拒絕，我們為了籌集最後一幅畫，已經浪費了不少時日；你要老是這般頑固，我們的畫展就無法開張了。」

我仍舊沒有同意。其實我心裏是想聽聽老師的評論，但是他太忙，所以評畫這件事就老是無法如願。後來，大家也實在沒有法子，我又想反正這一陣子畫像老掛在工作室裏，進進出出的畫友只怕沒有人沒見過罷，與其讓大家私底下猜測，還不如將畫像參予畫展公開展出罷。

我雖然答應，但是還是附帶了一張紙條，請大家不要放棄尋找，因為我隱約地感覺密勒日巴的男根會給畫廊帶來不必要的干擾。現在回想起來，我有些懊惱當初自己對師母的不斷邀約與經理的頻頻慫恿，沒有婉拒；我又有些懊惱自己的態度不夠堅持，更悔恨自己將畫像掛在工作室裏，讓每一個進進出出的人觀看。這種沒有特定對象的暴露，其實只是個招引恥辱的先兆而已。

四十幅畫湊齊了之後，老師訂了畫展日期，然後請來一名攝影師將畫幅一一拍攝起來，製作成一本精緻的集子；集子裏面除了介紹作者的背景外，更有畫作的意境與派別的分析。這項重要的文字工作當然由老師親自執筆。等一切都弄妥當後，我們將底稿送進印刷廠，一口氣印了三千五百份。

畫展集子印好之後，老師對內召開一個工作會議，藉以分派畫展期間的工作項目。會議完後，義工很熱心，興奮地將參展作品在暈黃的燈光襯托下按照次序一一排列起來，然後拿著集子對照著，彼此交換著意見，更互相預期畫展的成功。一時，畫廊洋溢著歡愉與喜悅的氣氛。

我看到風雅的密勒日巴畫像敬陪末座，有些害臊，於是故意不走近，卻豎起耳朵留心幾位義工在畫像前的指指點點；距離太遠，我聽不真切，但隱隱約約地感到與那根多事的男根有關。我一想到這個心中大患，渾身就覺得不安，於是躲得遠遠地，再也不敢接近。

畫展的事終於大柢搞定。未料第二天一早，老師決定當日再召開一次夜間會議。我心中納悶，於是打電話問經理。經理哀聲歎氣說：「又有事啦！昨夜三位義工連夜討論你的密勒日巴畫像，今天早上她們向老師質詢，為何一向清淨的畫廊會允許一幅色情畫參與一個令人眙目的畫展。」

我一驚。「色情畫？」

經理噗嗤一笑：「是啊！色情畫！她們是這麼說的。她們還說，這麼一幅畫對畫廊的聲譽將有致命的打擊。」

「那麼今天晚上的會議是要解決我的畫囉？」

「不錯！老師想要集思廣益，看大家的意思怎樣。」

「還要集思廣益？就還給我好了。我本來就不同意將畫展出的，還不是妳跟師母死纏爛扯才會這樣。現在好了，成了色情畫。真是！虧她們想得出！」我有點動怒。

「說得容易，三千多份的畫展宣傳文稿都已經印好了，哪能空一個大白？」

「那要怎辦？」

「所以老師才要召開會議呀！集思廣益嘛！」說完，再次千叮萬囑，要我晚上早點到畫廊來。

我不知道當晚我們是否集思廣益，不過我的意見一直很堅絕：「就讓我把畫收回罷，然後我們將集子的照片與說明用白紙貼上，只當從來都不存在過這件事。」

老師不同意，但卻說了一段令我心花怒放的話：「這幅畫的筆觸輕靈，意境深邃；表層靜謐，深處的生命力量卻是澎湃得叫人驚心動魄。我不想放棄這麼一幅佳作。」我其實最在乎的只是老師的評語，如今聽了老師的誇讚，心下不禁大喜，至於是否參展，對我來說，已經無所謂了。

老師細心地按序一一詢問在座的畫友，然後做下決定，不因少數人對藝術與色情的過份挑剔而更動一切佈署。三位義工當然不肯同意，於是來來往往，糾纏不清，最後老師不得不以印刷費用昂貴為由，勸慰大家不要更改，否則必將增加一筆龐大的印刷費用。師母在旁，頻曉以大義，勸勉大家，現在已如箭在弦，不得不發，希望大家共體時艱，同赴患難。

她們三人顯然有備而來，堅絕表示可以不多花分文，將問題解決；我原來已無心於這些爭論，這時卻也不禁好奇，於是趕緊追問：「願聞其詳。」

居中一位領導者信心十足地說：「我們在所有的宣傳文稿裏，找到『問題』所在，然後一一用白紙條將『問題』貼住。」當然，與會諸人都知道她所指的「問題」是甚麼。

經理問道：「喲！三千五百份哩！要貼到甚麼時候？」

「很快的！多找些人，花個下午就全部貼完了。」

師母問道：「貼完了文稿，那畫像怎辦？」

「貼呀！當然照樣貼起來！只是白紙條換為白布條比較恰當。」

督信泰耶噶瑪巴的師母對白教祖師密勒日巴一向尊重有加，聽了這話，不禁轉頭看看我，然後與會眾人都轉過來望著我；我仍陶醉在老師的嘉勉裏，一時有些不耐煩：「喂！幹嘛都看著我？她是說貼畫像上的『問題』，不是貼我的雞雞！」我沒好氣地說：「貼張白布條算甚麼呢？我早說過，我不在乎的！我們應該將文稿整頁都沿著頁緣切割下來，來個毀屍滅跡。」

老師說話了：「這不太好吧？未免太過欲蓋彌張了。」

「那要怎辦？一了百了嘛！豈不乾淨俐落？」

老師又問：「那畫像怎辦？」

「既然都切割乾淨了，畫像當然還給我了。」

老師不同意，悶著不吭聲。討論到此，老師礙於更改佈署，茲事體大，就決定維持原議，一切照舊，暫不理會畫廊清譽的問題，如期推出畫展。末了，他指示經理明天一早將文稿寄給所有會員、地方長官與美術雜誌社。

第二日一早，我心頭輕鬆地到了畫廊，推門卻紋風不動；我心下駭然，這可是從來都不曾發生的怪事，忽然看見門口張貼著一張啟事：「整修內部，暫停參觀」。

這可不比尋常。我拿出鑰匙，開了門進去，迎面只見師母領軍在宣傳文稿上貼著白紙條；老師則一如往昔，不見人影。

我不解：「咦？昨晚老師不是說一切照舊嗎？」

經理哀歎一聲：「唉！別提了！我正把文稿搬上車，準備去郵寄，老師的電話就來了……翻案唄！差一步我就寄掉了。」她翻翻眼皮：「別盡在那兒站著，坐下來貼罷！」

我腦子反應不過來。「為甚麼翻案？」

經理沒好氣地說：「誰知道？反正老師改變了初衷。」

我一邊坐下來貼著白紙條，一邊咕噥著：「真是！既然早已胸有成竹，那麼昨夜幹嘛勞師動眾地開會？」

大家愈貼愈覺得老師小題大作，於是師母就領頭，帶著眾人唱誦起密勒日巴咒來了：「吉米拉雪巴　多傑拉　索哇得索」；有人附和，有人拒唱，於是咒音有氣無力地散播在空曠的展示間裏，與柔和的音樂形成一個相互抗拒的音韻撩撥。

好不容易貼完了三千五百份文稿。這時舉事者興沖沖地拿了一張小白布條來，要師母完成畫像的遮羞工作。師母拒絕這項殊榮，於是舉事者羞赧地在鼓掌聲中向密勒日巴的男根張撲過去。

白布條終於黏上去了。厚實的白布條將表層的幽綠畫境整個壓制了下去，密勒日巴深邃的悲憫剎那間被強暴似地消滅了，而整幅畫的表裏主客意象好似被白布條蠻橫地重新配置與易位；畫像原形仍在，但裏外已無法形似，而是只能偷偷地神似了。我欲哭無淚，師母朝我露了滿臉無奈的抱歉。

畫展盛況空前，花藍一蹓地由門口沿著牆邊擺滿了一屋子，一時顯得花團錦簇；展示間的正當中，花藍則當成一座天然的屏風，將進口與出口以及中間行進的方向巧妙地導引了出來。

正對著畫展門口的是老師一幅嘔心瀝血的巨大水彩畫，迎面攝取著每位訪客的眼神。老師這幅傑作，將透視時空的主題滲透在色彩黯淡與線條樸實裏，格局的嚴謹頗為不凡，一筆一勾的功力更是力透紙背，當仁不讓地散發出奪人眼神的一股支撐畫展盛況的權威性。

除了老師的彩畫以外，此次參展的其它三十九幅作品各各展露出不同的風格，有的使用細緻的線條，有的卻又吝惜筆墨，只三點四撇地將一幅平面影畫抽象地勾勒出來。不論各幅畫的主題為何，參展的作品都以自由的表現手法，將大膽的創意以突出的結構、優秀的筆觸與美妙的用色，獨具一格地呈現了出來。老師與師母安排這四十幅畫的次序，煞費苦心，但是由畫幅的價格隨著腳步的行進而逐漸降低，我不難看出每幅畫在他們心中評估的慎重、份量與斟酌。

開幕當天，美術雜誌社特別派了一位攝影師隨著畫廊採訪記者前來。這位特准拍照的攝影師，扛著笨重的攝影器材四處走動著，採訪記者則夾雜在一堆藝壇成名人士裏寒喧噓問。採訪記者的老於世故與他的年紀有點不相配，但是他為美術雜誌社所編寫的「畫廊側記」則在藝壇裏享有盛名，或許這也是為甚麼這一批成名已久的畫家也得敬他三分罷。

畫廊的氣氛好極了。一羣賓客麇集在門口的接待室裏，跟著老師與師母，神態安逸地評論繪畫技巧，不時慢斯條理地轉進辦公室，端出一杯杯晃動著琥珀玉汁的葡萄酒；他們好像不約而同地只是搖晃著高腳玻璃杯，又好像久經商議地不肯單獨踏進展示間。「他們或許在等甚麼人罷。」我想。

過了好一會兒，一輛轎車停在畫廊門前，車裏走出一位危危顫顫的老者。經理二話不說，連忙跑過去攙扶，眾人則隨著老師蜂擁而上，簇擁著老者，擠進了窄小的展示間入口處。

一時，黝黑漆亮的木質地板被嘈雜紛亂的腳步聲踩響了，空曠的展示間於是隨著皮鞋不均勻、嘓嘓地優雅迴響也跟著擁擠了起來；巧妙安設在天花板上的小型音響喇叭輕聲地播放著莫索爾斯基的鋼琴組曲「展覽會之畫」，低沉地伴隨著冷氣機震動的響聲，洋溢在展示間的空曠內。

每幅畫都有吸引人的特點，而每一位行家為了不同的特點，都各各在每幅畫前佇足觀賞，現出不同的表情；他們沒有品頭論足，好似欠缺一些藝術性的感動，只是喝著酒，舔著濕潤的嘴脣，輕聲地談笑著。

我驚訝於行家們僵硬的眼光。他們各各有如木乃伊，無表情地頷首，撫著下巴，隨意地令眼角四處逡巡，好似誰也沒認真地品評任何一幅作品。

經理焦急地拉了拉我的衣袖：「怎麼回事？」

我雙手一攤，無奈地說：「或許沒有看到受感動的作品吧？」

臨近的一位女士不經意地聽到了，就貼著嘴脣過來說：「他們在尋找能夠散發『意識擴張』的作品。」我不解地問：「意識擴張？」經理拉了拉我的衣袖，示意我壓低聲音。我意識到自己驚愕的聲音太過高亢，於是輕聲細語地又問：「維納斯的斷臂效應？」

「不錯。」女士回頭環顧一路晃來的作品，肩膀一聳，兩手一攤：「意識在每一幅畫裏都已達到極限，沒有伸張的力量，所以只是色彩繽紛、標新立意而已，充其量不過只是一堆華麗的僵死。」我帶著不安的眼神，摒住呼吸，有點不知所措地望著她。

我的密勒日巴畫像被擺在畫展會場出口的前方不遠處，畫像前面擺滿了色彩繽紛的花卉，藉以遮掩幽綠畫面的凸顯。老者巡迴了一圈，一言不發，眼看就要步出會場，卻硬生生地在密勒日巴跟前

將搖搖晃晃的身軀立定下來，沉吟歎思，然後幾個人不由自主地搬開花卉，讓牆壁騰出一片完全潔白的空間。莫索爾斯基忽然在此時叮叮噹噹地敲響了飛出古堡的女巫滑稽的搖擺身形。

沒有人抿酒，畫前眾人只盯牢畫中的一片綠意。我左瞧右瞧，不自覺地難為情起來，於是有些笨拙又怕生生地跟在他們後面，想聽聽名家的鑑定。

老者好像良久才從勾人的綠色氣息裏掙扎出來：「真好！」他如釋重負地呼了一口濁氣：「它活了！」我不解地看著他，又偷偷地瞧著別人；行家們都陶醉了，瞇著眼，前軀後仰地觀看著。老者繼續說：「這麼一塊小白布條竟能賦予意識延伸的力量。」

採訪記者在臨濟上前時，跟攝影師打了個招呼，於是攝影器材閃動著強烈的光芒，照得畫像的綠意更為青翠。瞬間的衝擊力顯然感染了大家，於是有人驚呼著：「看呀！這不止是藝術性的感動，更是純樸的震驚。」

女士好像魂掉了似地護惜著那稍縱即逝的衝擊，凝神注視著說：「綠色的平面籠罩不落痕跡地流入兀白的立體切割……碧綠而怡靜，灰白而洶湧，真是神來之筆……這小小一方白布條凝聚了爆裂於模糊之上，又破除形式的呈現於觀點的蘊存之外……」我聽了一愣。

老者頷首，撫弄著下額稀稀疏疏的鬍鬚。「從白布條的凸出，我看見了綠色的包攏；但在綠色的制約下，我卻看見了白色勇猛地突破框限……」他吟詩般地陶醉了起來：「妙呀！白色的缺口打開了寬廣的綠雲！！它既是入口，也是出口；既是表徵，也是內涵。」

女士一搭一唱地又接口說道：「我好像從綠色的背影看到生命的侷限，卻又從白色的凸起看到生命的力量。」

我的背後響起了另一個人的聲音：「凸起的白布條不就象徵著男性器官勃起的血脈賁張嗎？」

背後又響起調侃的聲音：「嘿！我倒是從綠色的背影看到自己的無能，卻又從白色的凸現重新拾回部份的失落。」

也是背後的聲音飛揚了起來：「不錯，不錯，這種說法真好。我也從畫像中深刻地體驗到如何在一片不可捕捉的幽茫裏確定生命的力量與存在。」

聲音在採訪記者飛快的「沙沙」抄寫聲中，由後面漸自傳到出口邊：「不管畫像的主題想呈現甚麼，它背後強烈的意識絲毫不留下任何痕跡。真是不平凡的手法……」

擁上前的人潮顯然不同意這個出口邊的說法：「我不同意這個看法。密勒日巴頰肉瘦削，顎骨突出，但形態靜謐，柔和端莊；畫像的絕妙處正在他以纖秀的手指在青綠上劃出細長的陰影！！那是一道肉眼看不出來的生命傷痕，但是傷痕的尖端卻又被白布條所覆蓋。這是畢卡索式的立體結構，在國內仍屬首創……」我聽了又是一愕。

畢卡索的響亮名號將大家都帶入了冥思。一時，展示間裏鴉雀無聲。莫索爾斯基不知何時已經走到了盡頭，在一陣漫步之後，又重新開始將侏儒的搖擺散發開來，於是侏儒笨重的身軀在鋼琴鑑盤的撥弄下，不甘寂寞地四下舞動。我心頭有著無限的詫異，但卻清楚地察覺地板也隨著鋼琴的敲擊，吱吱喳喳地承受不住侏儒的移動。

老者見眾人無語，清了一下喉嚨，又朗朗說道：「嗯。你們的意見都很可貴……不過我最感動的是，白布條好像是在一種無意與其它境物相融的狀態下，突然跳進時空交錯的場所，卻又不偏不倚地在要害處凸顯了內涵的主題。」畫廊採訪在一旁緊跟著，手中的筆也寫個不停。「作畫的人以非常果敢的勇氣在曠時耗日的創作裏，不加思索地貼上白布條；這個莽撞不止沒有犯下一點錯誤的跡象，也不可思議地沒有半點牽強的雕鑿痕跡，卻又自然地揭露了生命的躁動，使得人性的貪慾不能自抑地晃搖在靜止的世界裏。」我好似突然也受了感動，深深地覺得這位畫壇泰斗能在文化評論界享有多年的盛名是有原因的。

老者說完就轉身往出口處行去。經理趕緊跟著，然後超前排開眾人，在前方開著道。我沒有跟去，只陶醉在畫幅飄出的清新綠意裏，心下得意洋洋，一掃多日來的陰霾。

人羣仍是聚集在綠雲之前不肯散去，莫索爾斯基更是不甘寂寞地拉拖著牛車，將懸掛在牛車邊的擠牛奶罐子搖晃得叮叮噹噹。畫廊採訪意猶未盡，瞅著眼，問著擠身在旁的觀眾：「您對這幅畫有甚麼觀點？」

參觀者躲閃著強烈的燈照，羞赧地說：「我能有甚麼觀點？你找別人問罷！」

此時，老師向眾人問了一下罪，轉身步出會場，師母立即緊隨著，一前一後地相互離去。

採訪者不放鬆：「說說意見不妨嘛！專家們都說了那麼多，您不可能沒有感受吧？」他的挑戰口吻帶起了莫索爾斯基的雛雞之舞。

參觀者被他一陣相逼，就娓娓地說：「我的意見只可作為參考，你不見得非得記下來……」他盯著畫像，忽然有所放鬆。「認不出形象的抽象比具象更美……這幅綠意充斥的畫像原本具象，但經白布條一遮掩，反而由具象白描直臻抽象意境……真是高明的手法呀，畫家這麼輕輕鬆鬆地將白布條一黏，畫境本身就賦予了平凡的具象以不平凡的美感，又產生一種介於抽象與具象的迷濛境界。」

他的感歎激起了久不發言的女士，只聽她幽幽地說著：「嗯，畫家不僅要發現自己，更要超越自己；這幅畫的作者在綠意盎然裏發現了自己平和的生命，但卻在白布條上超越了生命的束縛，反抗了作畫心境的侷限。」

有人立即接著說，白布條抹殺了觀賞者自由思維的機會，但是隨即有人不同意，反而說白布條擴大了觀賞者思維的自由，因為畫幅的結構被破壞了以後，觀賞者的自由束縛因而得以解脫，而凝聚於白布條的熱情與專注實際上已擺脫畫幅中綠色的囚禁。

眾人顯然因為老者的離去帶走了權威的言論，終於大膽地發表意見，於是圍觀的人羣開始七嘴八舌地你來我往；聲音嘈雜之中，我焦急地分辨各類意見的不同，忽然有個聲音從莫索爾斯基的市場裏拉高了起來，鏗鏘之聲猶如市場裏的鐵匠敲打著鐵鍋：「白布條抗拒綠色的價值界定，延伸了繪畫者的生命意義，又重建繪畫者生命的莊嚴。」

我還來不及領會，旁邊立刻有人附意：「白布條才是真正的創作，它有畫龍點睛的積極功效，將一幅平凡的建構轉化為一意義深遠的佳作。這才是創作中的創作。」

我雖然學畫多年，但性情愚魯，從來也沒聽過這種精湛的評語，只有在一旁乾瞪眼，陪笑臉。我聽他們愈說愈起勁，就更沒有勇氣告訴他們事情的真相。我自己很納悶，因為我左瞧右瞧，瞧不出他們的描述，卻只見畫像有如受了「展覽會之畫」尾端關起基輔城門般地受了扭曲，而整片盎然綠意竟然如是這般地埋葬在小小的一條白布條上。

採訪記者的「畫廊側記」原本要等到月底才在美術雜誌裏發表，但是主編為了搶時效，當晚即不藏私地將它交給了一位任職於某大報社的編輯朋友，於是第二天這篇題名〈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的報導即以顯著的位置刊登在報刊的藝文專欄裏。

白布條於一夕之間變成了畫展的主要焦點，大出老師意料，但是他卻也阻不住來訪的人潮一波接著一波，長驅直入地穿過展示間，在綠油油的一方洞壑前佇足歎息。

有些經常出入畫廊的畫友讀了報紙，一進展示間就一把抓住我，責問我為甚麼將如此佳作私藏多日，更有些畫友埋怨我不能即時通知他們，以至於令他們失去了與畫壇泰斗相聚一堂，靜聆教誨的機會。我打著哈哈，不予置評地蜂擁著眾人走到密勒日巴畫像前。

這一羣人沒有一個對現代繪畫的技巧是陌生的，可以說是當代國內繪畫現代化運動的主流人物與藝評家。我們才站定不久，一位畫友首先迫不及待地發表她的看法：「真好！認識你那麼久，我還不知道你是個那麼深具慈悲心的人。」

「我……」我難為情地支吾著。

她繼續以一種平穩的宣判口吻說道：「你令我在這片迷人的綠色潑墨裏感覺了如煙似夢、好像親臨神話世界的景象；但是白布條的安置使得綠色線條所組成的空間崩潰又再生，畫面因此同時呈現

超現實的悲喜劇手法。這種『可能與實現』同時展現的藝術手法，是我近年來所看到最傑出的『記號表現』作品。」敲了一陣子的「展覽會之會」鋼琴鍵盤開始顯出墓窟的沉悶。

跟她一向是焦孟不離的文化評論家接著就說了：「這幅畫顯露了離奇的風格，這都是因為傑出的符號運用，使得平淡無奇的畫面充盈著詩意與奇趣。」他的兩手向上攤開，在沁涼的空氣裏指指點點，她卻把四處晃動的雙手往下拉著：「白布條凸顯於綠意上顯得霸氣又有創意，而且那股不拘泥於傳統、又有著無限生命熱力的衝動真令人欣羨不已。」

他老實地將雙手攏於胸前，點頭頷首著：「這個白布條將整個畫面立體化，令它將既知的真實分界限定，予以擴張和發展。」

她還想再說些甚麼，後面一位矮胖的凸頂男士摸著鼻樑，不安地插嘴道：「灰綠配黃綠，墨綠配焦綠，整幅畫青翠欲滴，好是好……不過也真冒險，是椿大膽的賭注……」

她有些不悅地回頭望著他，凸頂男士不禁縮回了嘴；她看著場面又再度控制住，於是不急不徐地加了註解：「這深淺不一的綠色光影象徵著山林歲月的光陰流變。」她頓音，等待著文化評論家的適度略表贊同，然後繼續說道：「觀其畫，臨其人；作者本人無疑地也是一個重感情、重思考的性情中人。」她朝我笑笑，瞳眸裏泛著溫柔的嘉許。

我有些麻木了，所以對往後的熱烈討論，我就聽得有點心不在焉，反正經過了這麼多位行家的評論，對這些人多餘的恭維也就有些不在乎起來了。不過我對愈來愈多的人無視於幽綠的籠罩，卻只見到白色布條的切割，不禁無奈地感覺害怕，好似有一把利刃臨空將我在青浪綠濤的巔沛中切裂。

我嘗試著導引大家去忽略白布條，但是總招到挫敗。文化評論家不高興地說：「你不能在有了白布條後卻叫大家忽略……這幅畫在感性的綠色氣氛下安置了觸目驚心的白布條，生機勃勃地挑活了深邃與高品質的思索，而徹底地解放了理性與感性的分野……」說完，他在眾人的褒揚中得意昂首，我卻意興闌珊，再也提不起勁來了。

我在門口送走了畫友，卻迎來了一批前衛派肢體藝術人士。他們非常活潑可愛，一進門就又蹦又跳，直截了當跟經理說，他們對老掉牙的所謂藝術品沒有興趣。他們是為了密勒日巴身上的白布條來的。經理輕輕巧巧地將他們推給了我，然後轉身自顧自地忙去。

前衛人士在畫像前呆不到兩分鐘就起了爭執。長髮披肩的稚臉男生非常肯定白布條是一個神祕的象徵；他的同伴揪著他的長髮，破口大罵：「神祕你個鬼！」他一本正經地說：「這是一幅『存在主義』的畫像。作者以思辨的理性去錘鍊白布條在綠色上的荒謬本質，然後藉著『理性的白條在荒謬的綠面』去挖掘荒謬的意涵，進而認同了『存在主義』的荒謬本質。」接著，他在地板上轉起身子，一邊哀嚎著：「呀！凝結了的天真……固態化的存在……破除了我們枯竭的心靈……」他每說一句，即打一個圈，轉得我昏頭轉向。

稚臉男生沒有頭昏，倒是收起了玩笑之心：「不對！不對！白布條是立體的，它屬於我們肢體藝術的範圍，而三度立體空間在二度畫幅平面上象徵著時空的截斷，這是『存在主義』在結構上朝向『非存在的存在』的自由凸顯。」

我在旁聽了，有些啼笑皆非，卻也順著他們的擺弄，一遍又一遍地端詳起畫像上比苔蘚還翠綠的陰冷幽暗洞穴。我就這樣地入了神，只覺得滿室的綠，坑坑凹凹的綠，好似包融著宇宙的奇奧，但卻一次又一次地被浮現起來的白布條從綠浪底層深深地震攝住。

當晚我等所有的人都離去以後，獨自拿了一塊坐墊坐在畫像前，默默地跟密勒日巴尊者道歉。在靜坐的恍惚間，我猛然一抬頭，卻迷迷糊糊地看見白布條泛起一個恐怖的線條。

我想到這一切的荒謬，一股孤獨無助的感覺襲上了心頭，但是每當清醒意識一觸及懸掛在密勒日巴坐墊上的白布條，我的底部立即起了被閹割的椎心痛楚。

這可不是閹割嗎？閹割，閹割！當初構畫的心思於是起了原始的崩潰，突然之間，我不再認同自己的思維而跟自己有了疏離感受，原來的藝術訴求也因此有了追根掘柢的摧毀。

第二天，我疲憊極了，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覺，於是打定主意，以後再也不到畫展去了；不料畫廊才一開門，經理立即來電話：「你今天早點來罷！老師要陪同兩位畫廊老闆前來觀賞。」

「妳就別麻煩了罷！」我在床舖上推辭著。「他們都是多年經營畫廊的畫商，不見得就對我的白布條有興趣。」

經理調侃著：「嘻！你的白布條？現在你也認同白布條了？」

「不認同又能怎樣？都已經搞成這個德行了！」

「不管怎樣啦！他們今天是衝著白布條來的！」

「來就來罷！我在場與否根本沒有差別。」

「但是老師要你來……」

「有他在場就夠了，他才是真正的創作者。」

「喂！勉為其難罷？這場戲總得要唱完……」

「真是……畫展一共有四十幅畫，也不見得就得找所有的畫家去解釋畫中的涵意……」

我雖然說不去，但還是去了。我到的時候，畫廊裏擠滿了人，經理與兩名義工穿梭其間，但是老師與兩名畫廊老闆還沒看見。我懶洋洋地朝眾人打個招呼，然後漫不經心地走在參觀者裏面，期盼能聆聽到一些清新的評論。

白布條雖然鬧得滿城風雨，但是還是有更多的人沒有讀到報紙，所以原本對綠幽幽的畫像不曾注意；他們給白燦燦的白布條吸引而佇足觀看，應該是屬於一種自然的視覺反應，但是緊接著下來，他們也不自禁地發出一連串的問題：「那個凸顯的白布條貼住了甚麼？」不管甚麼時候，旁邊一定會響起另一個狡猾的聲音：「白布條貼在一個赤裸裸的人的底部，你說還會是甚麼？」緊接著，另一個聲音又響起：「為甚麼要貼住呢？」這時旁邊的人已經不得不回答了：「大概畫得太醜陋了罷！這種高級的畫廊當然不能掛出色情的作品……」

總是有那麼一些細心的參觀者發覺事情不是這麼單純，於是部份好事的人就開始研究畫像深刻的立體涵意。不知從何時開始，這些「為甚麼為甚麼」的問題有如一片綠雲似地構織成「意識的突然觸起」，然後在一片茫然裏，打破砂鍋地質問著貼白布條的解釋系統或背後動機，更將一層層理性的環結打破，反而自顧自地編製起另一個嶄新的環結來，後來終於有人做下了結論：「這幅畫不是只有感性的呈現，它是思想型的。」

畫廊老闆到臨時，展示間裏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原來參觀者裏有多位畫友曾與畫廊老闆打過交道，也都非常瞭解這些畫廊老闆在圖畫市場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我看見眾人的熱絡，當然不敢怠慢，於是在老師的示意下，不動聲色地擠到了老闆身邊。兩位老闆，一胖一瘦，但表情一致，都是不帶絲毫喜怒哀樂。他們皮笑肉不笑地一一與觀眾打完招呼後，就連番在密勒日巴畫像前批評了起來：「不錯！不攀附潮流，不搖旗吶喊，不嚴肅地沿用一定技巧，不固執地匏取傳統手法……非常具有創意……」胖子簡捷地先行說道。

瘦子接著就說：「名不虛傳！有原始藝術的風格，有反璞歸真的圖騰；有血有肉的生命，或顯或隱的靈魂……」

我忽然厭倦起這一切，於是挖苦地說：「是呀！不止這樣哪，這是作者真實而躍動的生命力，在自然寫意的筆鋒裏呈現出人性受貪慾的捆縛……」

老師與經理對望了一眼，企圖打斷我的話；胖瘦兩人卻不在意地說：「難怪藝術界都說，你們這家畫廊的水準最高，看來的確不假，觀眾欣賞藝術品的品味也與眾不同……」

老師顯然並沒跟他們介紹過我，如此一來就更不好再介紹了；沒想到的是，我的負氣之語倒是激起了參觀者的討論情緒。有一位大概曾經被畫廊老闆拒絕過的訪者諂媚地問道：「您就發表些看法罷，或許我們也能夠學習一點專家的審核尺度。」

胖瘦兩人仍然不苟言笑，於是訪者繼續問道：「譬如說，這平淡無奇的綠色只呈現單一色調，但又為甚麼能散發出雋永的情趣？」

胖子說：「平淡所以典雅，單一所以真誠。」

瘦子說：「視野廣闊所以情趣，筆調靈巧所以雋永。」

訪者又說：「高見！高見！但為甚麼報刊上說，這幅畫的白布條意趣深長，既顯現出作者內心的厚實開闊，又展拓出作者人生閱歷的不凡呢？」

胖子說：「因為作者天真浪漫。」

瘦子說：「因為作者詼諧無邪。」

訪者又說：「禪機！禪機！但是我看這綠色由於水份調拌得濃稀不一而有了焦淡之分，這又是哪家的手法呢？」

胖子說：「線條有西藏繪畫的細膩。」

瘦子說：「色彩是西洋學派的浪漫。」

訪者又說：「真是聞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但畫裏綠色中間的空白展現了陽光的痕跡，這在構圖上是哪家的手法呢？」

胖子說：「思維屬於華夏文化的結晶。」

瘦子說：「筆調則是印象學派的濫觴。」

訪者又說：「佩服！佩服！但是……」

我終於不耐煩起來，於是近乎咆哮地說：「不要但是但是啦！這麼好的作品，出個價錢吧！」

胖子板起嚴肅表情，看著我說：「我不能給它標價，因為原來的畫面只是一個修行者的形態，你們的標價也還算合理。」他走上前，看看貼在畫框底下的價格表。「但是一貼上白布條，這個意義成倍地上翻，將畫家悲天憫人的胸懷一展無遺。悲心是無價的，所以我不能給它訂價。」

自己也是一名畫家的瘦子說：「我也無法給它訂價。不過我想跟你們畫廊商借這幅作品到我的畫廊長期展覽，看看能不能遇見真正出得起價錢的買主。」他瞇起眼，後退數步，令他的面孔浸淫在暈黃的燈光之外。

老師面露難色，瘦子於是以一種積集了十多年的畫廊經營經驗口吻說：「這幅畫表現出的畫家人格、情操與思考，與我的畫廊整體風格相吻合；我想我作為一個有鑑賞力的經紀人，一定能夠找到一個合適的買主開出獨特的價格。」

老師還未來得及說話，胖子卻說：「不錯，但是我覺得我的畫廊風格更為接近……」

我再也聽不下去了，於是推開眾人：「夠了！夠了！」我的力道顯然嚇壞了某些人，於是眾人不約而同地讓出了走道；在眾人讓道的空間切割上，我就這樣清清楚楚看到密勒日巴的男根突然脹大難堪，一路猛戳過來……

我從此再未踏入畫展的會場，直到有一天老師打電話來叫我去把畫像取回；我心下訝異，因為畫展還未結束，每天來看白布條的人仍是絡繹不絕。我一向稟持著師生之禮，所以不敢多問，只納悶地跑回畫廊。

我看畫展仍舊如期舉行，心下不解，只好找了個空檔詢問經理。原來，上次那兩位畫廊老闆的對話又給好事者加油添醋地寫成了一篇夾敘夾論的美術論文，投稿登在報刊上，於是聞風而來的人羣愈聚愈多，宣傳文稿也給洶湧的人潮搶得沒剩下一份。

對這個白布條事件的前後始末知之甚詳的老師終於打破了沉默，說出一番決定性的評語：「我沒有辦法等到畫展結束了，我一定得要消除這種不平衡的現象，將人們的眼光重新拉回到其它的作品上來。」他又加了個註腳：「畢竟這次參展的還有其它三十九幅作品，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塊小小的白布條將整個畫展給破壞掉。」

經理轉達了老師的旨意：「到底除了藝術與創作之外，世俗上仍然有些事物是具有意義的。」她嫣然一笑：「藝術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老師兩年多來賴以崛起於藝壇的判斷能力，終於再次顯露了他對畫品商業價值的獨特觀察力與鑑賞角度。

經理於我臨去之前，又語重心長地加了一句：「老師要我轉告你，不要太在意這整個事件，要對老師的決定與判斷有信心。」

我點點頭：「無妨！無妨！我拿回去就是，只當這件事不曾發生過。」我嘴上雖如此說，心中卻低咕著，老師怎麼老是這麼不乾不脆，出爾反爾？

離宣傳單上的畫展結束期尚有一個多禮拜，老師毅然地叫我將飽受爭議的密勒日巴畫像移走，但是一時三刻卻又找不到合適的畫，於是只好在慘白的牆壁上，懸掛了一幅仿製的「少女的祈禱」。

老師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我只想重新賦予畫展以嶄新形象，強化所有畫友的團結心，以及鞏固參觀者與畫廊中間休戚與共的關係。」

聞風而來的人仍然不少，有的拿著畫展文稿，指著貼了白紙條的密勒日巴，詢問畫像的去處，有的對著經理咆哮：「臺北這麼一個大千世界，光怪突離，甚麼畫像沒有？還在乎那麼一根雞雞？」有的則乾脆對經理說，畫廊的包融心太小，藝術修養太差，說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不應該輕易地踏入畫廊這種原本包融性極大的事業。經理唯唯諾諾，盡力陪著笑臉，無奈地周旋眾人。

有些畫友反對這種不負責任的作法而露出不滿的神情，老師聽後就不以為然地說：「為了博取畫廊的清淨聲譽，我必須犧牲藝術與創作。這是終極層次的整體考慮，而不是你們這些不必背負畫廊經營責任的人的片面感情抒發。」

這番義正言謹的說法還是有人反對，於是老師又說：「密勒日巴畫像的獨領風騷其實只是因為其它因素的烘托。這裏面原本有不可分割的因緣成分在內，所以完全忽略其它作品的襯托，再怎麼說都是不公平的。」

宣傳文稿早已分送完了，所以就算想追回來也不可能，而「少女的祈禱」雖杜絕了新來參觀者對畫廊的臆想，但卻嚴重地破壞了畫展標榜的創新理念。我後來聽經理說，每天前來觀賞的人羣還是徘徊於「少女的祈禱」畫前，就有些不明白他們是陶醉於少女的祈禱，還是悼念密勒日巴的寂滅。

畫展最後是怎麼結束的，我一點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渲染一時的白布條驚世傑作如何落幕，更不想去打聽或了解更多的謠言。我很慵懶，卻又忙碌，因為拿回了密勒日巴畫像的這一個禮拜，我的心中只有一個強烈的念頭：「還原它！讓密勒日巴的男根重見天日！」

我琢磨了好多天，不敢輕易動手。那一天，空氣清新，我終於說服了自己，將懸掛在壁爐上方的密勒日巴畫像取下，放置在一片由天窗灑下的濕答答陽光裏。一時，青翠的綠雲更加擴散了，於是我鼓起勇氣，跪在畫像邊，彎下了腰，小心翼翼地揭去了白布條。

隨著小布條離開了畫像，我的眼睛就再也離不開密勒日巴的底部了。我心痛如絞，因為男根處已是支離破碎，而畫幅的原色更透過破碎的色調，直逼眼前。我撫住胸口，按捺住哀傷，魂不守舍地找來了畫筆，沾滿綠汁，一筆一描地細心補了起來。

工作進行得很緩慢，因為很多時候，我只是瞪著畫像發呆；有更多的時候，我卻發覺自己默默地替眼眶拭去滲出的淚水。我不知道為甚麼我那麼難過。這絕不止是因為密勒日巴的男根遭受不人道的屈辱。雖然我不願意去承認，但是我明瞭我心深處已經開始醞釀，悲痛地著手抹去自己與畫廊的這一段難得的因緣。真的！真的不能在一個組織裏滯留太久；否則的話，對應著穩定的人事建構就不免會生起黏濁的思維。我想我只有多讓自己在人生的旅途上顛簸，才能令自己記住，我終究不是我，而畫像的密勒日巴也不是真正的密勒日巴。

畫像在一個禮拜後修補完畢。我對自己的細心相當滿意，因為如果我不提起這件烏籠事，我想絕不會有任何人看出密勒日巴的男根曾經蒙難過。不幸的是，我的滿意壓不住我腦海中男根的脹大。

我雖然日夜唱誦著密勒日巴咒，但是這個心念轉移一點都無濟於事，男根只是不斷在腦中脹大；終於我管不住自己，於是當初密勒日巴浮出畫幅與我結合的景況再度出現，只不過這次換成了我與脹大的男根結為一體。我雖然有些害怕，但也沒法可想，於是不久我只好放任自己蛻變為男根的本身。

我變成男根之後很害怕，不敢輕易出門，連到門口拿信都猶疑半天，深怕被鄰居瞧見。我努力地想回復原狀，但沒辦法。我鎮日嘴中喃喃，將密勒日巴的咒語化為空氣的成分，日夜飄盪在空曠的客廳裏，迴響在明亮的臥房裏。只不過男根並沒有停止脹大。脹大。脹大。前所未有的膨脹。終於有一天，它憤怒地戳破了大門，突出到院子裏。

從此之後，密勒日巴尊者夜夜頂著勃起的男根進入我的夢裏。他撫摸著我的頭頂說：「我的兒啊！我是一個已經洞見『心之自相』的瑜伽行者，所以能夠於『外顯諸境』裏得調御變化之大自在。但是你還不行啊！」他面露慈悲的關懷：「雖然你還未證悟，不過你是個有根器的人，就再不要跟著他們瞎攪弄罷！你要知道，我們作為瑜伽行者的，沒有必要攪入人們的是是非非之中。」

是啊！這一番話驚醒了我，於是我開始思考這整個事件的前後始末，企圖從裏面找出不合理與不自然的發展。最後我終於總結，這整個錯誤其實只是緣起於我覺得密勒日巴的乾淨臉龐包裹了人世間的煩惱，而金色莊嚴遮掩了人世間的掙扎。原來，這是不同層次的思維呈現，但我卻將真實的事跡無力地賦予人世間的理則，又隨順自我的傲慢統領著順理成章的思緒，於是最終不可避免地自導自演了一場鬧劇。這不是自取其辱嘛！能責怪任何人嗎？

有了這樣的瞭解以後，我輕鬆了一陣。但是我明瞭，我最終還是熬不過脹大男根的折磨；我也恍然了悟，我貿然地將密勒日巴的男根重見天日是一樁錯誤。

我了悟的那一剎那，真想乾脆將畫像給燒掉算了，但是我遲疑了好久，始終下不了手。這讓我很苦惱，於是我成天呆在後院子裏，把呆滯的目光放在風吹樹搖的擺動上，逐漸地，我竟然每天無思無覺地等待著日出日落。

那一天，空氣同樣地清新。我閉了起雙眼，躺在鳳凰木下觀想著掛在牆上的密勒日巴像，忽然一隻膽大的蜂鳥停在離我鼻尖約六吋的地方，嗡嗡地鼓動著小小的翅膀。

我不敢動彈，悄悄地睜開瞳眸，瞪著羽翼撲撲的蜂鳥，不知不覺地將兩眼逐漸瞧成了鬥雞眼；我不知道是否我的眼神終於露出兇光，蜂鳥忽然受了驚嚇，倏忽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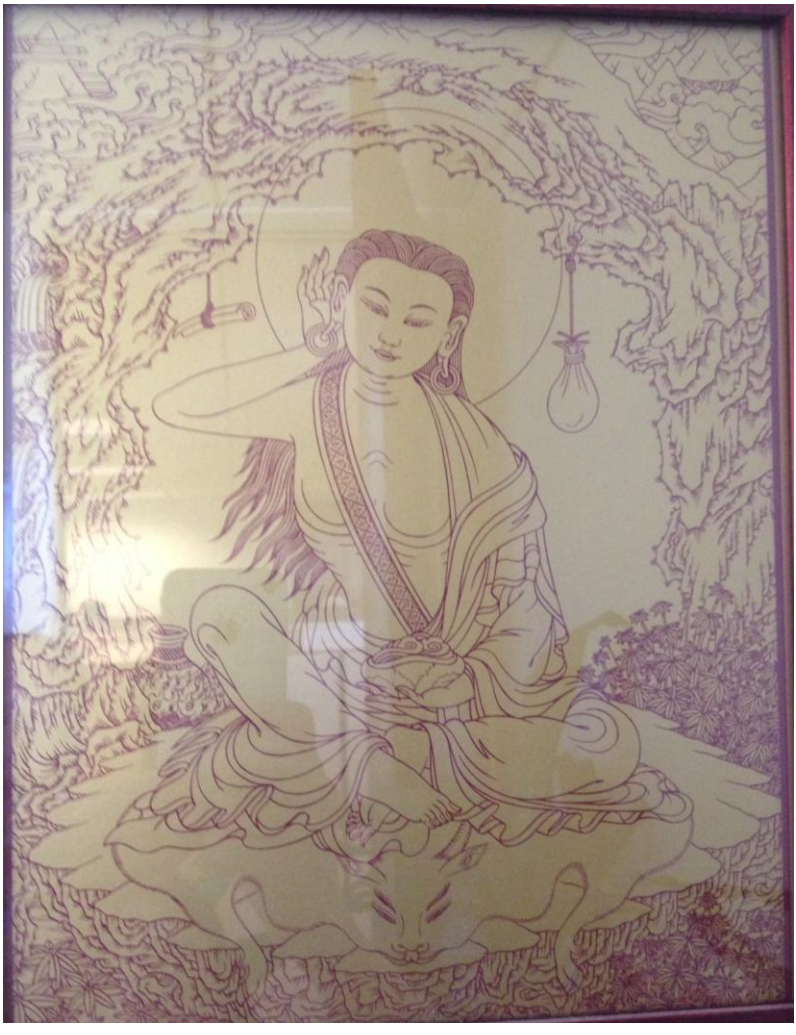
就在蜂鳥離去的一剎那，我靈機一動，有了主意，於是我一躍而起，趕緊進屋子，從貯藏室裏找出一塊乾巴巴、黃漬漬的青色碎布，然後雙手抖顫地從一方狹長的位置剪了下來。

我神不守舍地唸著密勒日巴咒，恭敬地在青布條背後黏上了膠，然後爬上沙發，倚靠在牆上，對準了密勒日巴畫像的男根部位貼了上去……

•

這件事完了沒多久，老師就找我做了那次正經八百的會談，批評我是個不知站在別人立場、替別人想的人。我起先聽了有些木木納納，但經過老師反覆解說以後，我終於知道了自己是個生性涼薄的人。不過我知道了以後，表情仍是木木納納，或許我已經有些麻木了罷。其實這真是一個多此一舉的會談，因為你知道的，自從我有了男根的蛻變後，看這些雞毛蒜皮之事都帶著無可理喻的不耐煩。

老師在會談中，以慎重的口吻說，談話錄音只是給他個人參考之用。我吊兒郎當地說，我才不在乎他是否拿到電台去播放。老師又關切地說，我應該停筆一陣子，讀讀哲學方面的書。我說，自從我重新在密勒日巴的私處貼上了青布條以後，我就停筆不畫了，但我不想讀哲學書籍，因為任河一種邏輯性的思維都沒辦法解釋，為何我們這羣追求藝術「真善美」的畫家無法接受密勒日巴在那麼一個已然沒有了清淨與煩惱觀念的無人洞穴裏露出男根……



虛擬實境與荒謬存有

——〈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後記

〈虛擬實境與荒謬存有〉目次

緣起

虛擬實境的「存有」意涵

一、「存有」的「理性」建構

二、「存有」的「荒謬」特質

三、「存有」的「非存有」底蘊

A、「存有」以「非存有」為內涵

a、「大眾」共同緣起的場域

b、在「大眾」裏的「小眾」所緣起的場域

B、「非存有」的「存有」本質

虛擬實境的「非存有」意涵

一、動機

二、分析本身的理性束縛

三、實證乃知

四、切忌造業，尤其造惡業

結語

虛擬實境與荒謬存有

——〈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後記

緣起

我寫完〈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之後，有一天心血來潮，寄了一份手稿給一位任職於輔仁大學的教授朋友閱讀。隔了一個月，這位二十多年來音訊杳無的同窗好友打來一通國際電話，興奮地列舉了一些以前我們討論不出結果的「存在主義」論題，並恭賀我在小說中一一有了貼切的隱喻。

我放下電話好長一段時間，一直浸淫於那段被老友從深埋在記憶裏勾起的年輕時代之中；那時大學校園裏瀰漫著「存在主義」探討之風，同學們聚在一起爭論得面紅耳赤的話題也都離不開一些與「存在主義」有關的哲學思想。雖然大家往往不知天高地厚地高談闊論，但大都一知半解，不過年輕的熱情總是很容易地就替大家解了圍，最後彼此嘲諷對方一番，相互擁肩，嘻笑人羣而過。

當我好不容易從年輕的輕狂回復到中年的務實時，心中恍恍惚惚，幾天以來只覺得應該替年輕時代的記憶留下些甚麼；於是有一天——大概也算是有所圖謀罷——我開始細心地重讀〈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並依照老友的提示，將小說與「存在主義」哲思起了連想，最後還依著情節流程，畫了

幾個圖表來剖析一番。這一段綿密思緒的運作隱隱然就造就了這篇後記——這段因緣不能不說是一個奇妙的緣起罷。

說起緣起，我就不得不談談當初我撰寫〈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的動機，因為就如同在文本的開始，我就開宗明義地交代一般：「我的潛意識一直想應證一下老師說我生性涼薄的真實性」，所以我在開始構思時，非常堅持著表現自剖的誠意，因此不厭其煩地在前言與後語裏加進去適當的引喻，以凸顯這篇小說在虛構中所欲彰顯的真實性，但是由於虛構的故事情節本身涉及真人真事，所以我在撰稿時非常小心，盡量在「虛擬實境」的過程裏，避免當事人受到不必要的干擾與傷害。

只不過，我卻也不願就此束手就擒，於是又時時刻刻以白布條所揭示的「荒謬存有」，來鼓勵讀者自行掀起虛構的遮掩，而直取隱匿於其中的實質內涵。事實上，我正是藉用了這麼一樁生活裏的困惑來闡述「荒謬存有」在「虛擬實境」的構思裏往往超越正確判斷，而直截與那個不可說、不可說的緣起奧祕連結了起來。要了解「虛擬實境」的原始意義必須重溯歷史，還原整個事件的原始面貌，但因「很多事情不化為文字以前，真相就老是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楚」，所以故事本身的「荒謬存有」就多多少少受制於文字的侷限與回憶的焦灼；縱使文字是如此地虛假、軟弱，但是這個故事的「荒謬存有」，還是說明了小說的「虛擬實境」在現實生活裏是真實存在過的。

事實上，我會去回想這個故事的前後始末——而不是其它的緣由——就說明了我對這段緣起的感激，更由於我不能理解也不敢妄自揣測這段緣起的奧祕，所以我只能盡其可能地將故事平鋪直述，以讓故事本身在沒有哲學概念包裝的呈現下，盡情散發其「表別狀態的存在」——我想這是我在認同「存在」本身的歷史性不應被任意扭曲或錯置的情況下，堅絕放棄駕馭這個「荒謬存有」，以讓背後那個一顯皆顯的「非存有」自行彰顯的誠意表現罷。

虛擬實境的「存有」意涵

〈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的故事非常簡單。它藉著一幅畫作，述說一個人由於執取清淨與污濁的概念而觸動了「理性」的追尋，但卻在追尋的過程中，失去控制地讓概念存有自衍自生，最後形成概念本身的荒謬特質；不過細細想來，〈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一文嘗試著以一塊貼在密勒日巴私處的白布條來揭示三個層次的「存有」意義：「存有」的「理性」建構、「存有」的「荒謬」特質以及「存有」的「非存有」底蘊。

一、「存有」的「理性」建構

任何一樁「存有」——縱使它是荒謬無比的——必然經歷一段合理的建構過程。這是黑格爾的「凡存在必合理」的精髓，也是密勒日巴畫像被眾人集體貼上白布條的合理解釋：

金色密勒日巴　綠色密勒日巴　光明的彰顯在　赤裸私處的暴　遮掩私處的白
畫像的　↓　畫像的　↓　理性的訴求裏　↓　露使得世俗的　↓　布條強行造作
表別狀態存在　理性思維呈現　隱匿了起來　褻教猖狂起來　了荒謬的存有

將金色的密勒日巴畫像轉化為綠色的呈現，絕對是一樁純屬我個人的、熱切的行為，也可以說是我從一個畫像觀賞者身份轉化為追求自我身份的具體顯現；但是可惜的是，當我開始運用理性思維去研判密勒日巴與世俗理則的關連時，我不自覺地令理性吞噬了密勒日巴在較高一層次的「表別狀態存在」；更嚴重的是，理性的枷鎖將我日常的、具體的、有限的個人存在本質也一起銷毀了。換句話說，我企圖用邏輯來闡述「非理性」的「表別狀態存在」，以及用「理性」在「理性」裏創造「理性

的思維呈現」，於是一幅綠色的密勒日巴畫像就被我造作出來，而我藉著這麼一幅畫作來追求自我的目的卻也在畫像完成的同時一起湮滅，清淨的企圖心也就不攻自破了。

這一個造作不止將「非理性」所隱匿的光明彰顯整個遮掩了起來，更在「理性」的思維裏自衍自生地賦予了它的存在，而遺留下來一根世俗觀點裏的罪衍——私處。這裏的隱喻乃在闡明黑格爾的辯證法在辯證的過程裏不斷地誇大理性，卻也在渲染理性力量的同時，種下了潛伏的「理性」遺毒。到了這個時候，其實公開這樁遺毒早已成了唯一合理的必然結果，但也因為「凡存在必合理」，所以它在羣體裏產生破壞的作用，其實是可以預期的——因此這麼一塊遮掩私處的白布條就變成了唯一的歸宿，而「荒謬存有」於焉造就了出來。

我以這樣一個情節安排來闡明「『存有』的『理性』建構」過程，雖非十全十美，但也還差強人意；只不過我的心底深處並不甘心，於是我處心積慮地在「理性」吞滅「表別狀態存在」的同時，細心地描繪了一段艱澀的創作痕跡——這個艱澀痕跡裏最重要的訊息是，我讓坐在洞穴裏的密勒日巴揚起右手以劃破幽邈歲月，並且讓他身上的光蘊與背影裏的陽光融合為一體，以破除「洞穴的空間」附屬於「密勒日巴肖像」的主客對立，更直接令明晦互濟的密勒日巴身軀去跳脫死亡的不安與時間的摧折，而驅達永恆的境地——這是我企圖以整幅畫呈現遍體通綠的和諧，來遮掩我藏匿「表別狀態的存在」所具有的光明彰顯的居心。

當然，由於世俗的禮教在世俗的人羣裏無法泯滅，於是一幅小小的立體布條終於登場，霸道地在沒有主題的畫幅裏重塑主題、強分主客，又在混沌的不可分割狀態下創造了一個「既是出口、也是入口」的荒謬對立，然後才有可能引發一羣尋求「意識擴張」的藝術家的共鳴（任何共鳴均有其先決條件，如後第三節所述）。

這說明了任何在「理性」裏散發「理性」的意圖是極為矛盾的，當然這個意圖本身也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所引用的依據，但是其實我真正想說的是，我對那些堅持「理性與邏輯」的知識分子一直有

著悲憫，因為他們無法認知自己的「所知障」，所以對這個本來可以將十方三世一起呈現的世界反而看得稠密、晦澀與不可理解。

其實，這條造就了「荒謬存有」的白布條，於強行介入（forceful involvement）之際，絕對不存在超然思維（detached thinking）的結果，而是「集體意識」的痛苦陳述——這只能是少數眾人（小眾）為了證明他們是存在於羣體（大眾）裏的一份子，才不得不紓發的一種情緒反映，但由於情緒無關思想，「自我」的情緒更無關超然的思想，於是小眾堅持白布條的引介就成了一個比任何意念都來得強勁與重要的抗爭。這個情況，說穿了，只是因為小眾抗爭者在大眾團體裏潛伏了一陣子，終於遭遇到一個他們必須證明自己存在的機緣，於是迫不及待地滿足了自我的慰藉。

由於小眾藉著白布條的引介而證明了自我的存在，卻又因「自我的存在」對自己來說不是一個思維的問題，於是「自我的存在」無法在心裏孕育成一個概念，反倒形成了一個束縛「真實自我」的框限，但是小眾無視這個矛盾，也不在乎白布條的引介是否會自衍自生地對大眾羣體產生任何不良的後果——這個洞悉理事的睿智在「自我存在」的證明過程裏始終都不曾具體存在過——他們只是必須抗爭，更因他們以為他們才握有真理，所以抗爭起來就當仁不讓，但其實骨子裏只是因為抗爭才能證明自我的存在（——這段小眾在大眾裏的掙扎，如後第三節所述，有極為深沉的「非存有」蘊意）。

這一段「『存有』的『理性』建構」可以總結為我對黑格爾的「凡存在必合理」的理性思維的駁斥。

二、「存有」的「荒謬」特質

人類的理性思維所建構的「存有」——縱使它需要羣體襯托而不能單獨存在——必定在主體與客體的阻隔中，任由客體的表面化與外象化而阻礙了「存有」主體的伸張。這是齊克果以一個虔誠的

基督教徒身份執著地追求他個人自身的永恆幸福的熱情，以及他漠視基督教界羣起攻之的荒謬，也是貼在密勒日巴私處的白布條會被學者專家大肆渲染的依據：

白布條的荒謬　「非存有」的　環境的差別設　客體的凸顯觸　駕馭客體的衝
存有導致「非　↓　無法存在導致　↓　定導致了主體　↓　發了眾說紛紜　↓　動與欲望沖淡
存有」的隱匿　畫幅環境分位　與客體的阻隔　的判斷與臆想　了主體的訴求

一旦那塊貼在密勒日巴私處的白布條強行造作了「荒謬存有」以後，它原先遮掩的，或是生命的躍動，或是感情的記錄，或是友誼的對話，或是方術的卜算，都已經不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是，白布條的存有霸道地賦予了人們一個極為寬廣的想像空間，於是「存有」變得實實在在。

更有甚者，雖然「存有」與「非存有」為一顯皆顯的因果關係，但由於「存有」的實質存在，使得互為因果的「非存有」不得不隱匿起來，於是導致了因果強行分位，進而使得支撐著因果的背景產生「差別設定」而無奈地阻隔了主體與客體，於是令得「存有」的實質存在既曖昧又不確定，因而構建了「荒謬」的氛圍。

這個必須藉助「非存有」才能凸顯「存有」的荒謬氛圍具備著蠱惑人心的力量，於是在畫廊裏展示的密勒日巴畫幅好似以一塊既存的白布條向觀賞者示現著，人類意識的擴張時時在一個已然存在的「存有」影響下，受到莫名的鼓舞——這個鼓舞受到「理性思維」的愚弄，會自衍自生疊床架屋，形成一個龐大無比的怪獸，將埋葬在意識底層的原始觸覺咬得只剩下一副枯槁的骷髏。

在「存有」的先入為主呈現裏，所有的與會專家不由自主地以白布條的「存有」為畫幅中心，各自在「存有」裏堅信概念，並以之做為思維倚賴的不可或缺，於是人類在無法從自己創造的概念裏掙扎出來的情況下，不免驚惶失措，但是因為受困於概念存有的蠱惑，反而興起駕馭「存有」的衝動

與欲望，而益發與「存有」背後的「非存有」阻隔了起來。這個「荒謬存有」的特質大致以三種狀態呈現：

——上焉者企圖在宗教的核心裏加強信心以破除理性的束縛，但卻因為始終掙不破那個以上帝為第一因的自然世界，所以也只能在忠實地記錄見證之餘，徘徊於巨大的空虛邊緣，不然就是在認同「幻有」背後的「空性」過程裏，卻因必須持續地將「空性」的「幻有」本質破除，而不由自主地掉入「十八空」的深淵裏；

——中焉者將「存有」以哲學方式表達出來，或以藝術方式描繪或敘述或謳歌出來，但由於「思考」畢竟只有一個源頭，於是在達不到比「理性觀點」的知覺層次更深的存有狀態下，哲學家與藝術家個個眉結深鎖，一副憂鬱、蒼白的瘦弱形象；

——下焉者人人甘願成為那些久已膨脹到無人認識的「概念存有」的工具與玩物，在一些他們自以為是的藝術領域裏浮沉，卻也不由自主地世俗化起來，不然就是在他們自以為是的宗教儀軌裏大肆玩弄自我，卻愚昧地在迷信的庇佑下企圖獲得心靈上的慰藉——這個在美麗或快樂中企圖保持童騃式的直接性反應能力卻屢屢遭遇無可抗拒的沮喪可以說是人類最大的不幸，卻也是個處處可見、比比皆是的二十世紀現況。

然後在白布條的掩護下，「存有」進而成了一個象徵，大張旗鼓地在專家與學人之間變成美學邏輯學語義學符號學甚至認識論的凝聚對象，同時在各人的領域裏自衍自生地形成獨特事物的表別。單就這個層次的「表別狀態的存在」而言，不明底細的各家言論可謂彌足珍貴，但對那些經歷白布條

建構過程的人們來說，這個「表別狀態的存在」始終都是一樁不真實的幻影。不過大凡洞悉「存有」建構過程的人對那些只知執持已然存在的「荒謬存有」的人，常有不知如何解說的困難，而已經發生的「存有」更在這兩類人裏形成一種嚴重的隔閡與決裂（譬如，證悟之人始終無法向執取這一世生命的人證明三世輪迴的真實性一般）——基本上來說，這乃是「理性」與「真實存有」的分離與衝突。

然而，那些洞悉「存有」建構過程的人們所認知的那幅沒有白布條的畫像，是否真的具有光明的彰顯呢？不然，因為綠雲遮掩了真實的表相，卻蘊藏了我作為畫者的偏頗，因此這段「存有的荒謬特質」的圖表解說也可以引用至我將金色的「表別狀態存在」塗抹成綠色的「理性思維呈現」的過程裏（如前節「存有的理性建構」所述）。

也就是說，綠色的理性陳述將金色的表別狀態強行遮掩，導致了因果分位，引介了差別設定，進而使得主客對立的狀態在駕馭客體的欲望中愈發隱匿了光明的彰顯。

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視覺意象所產生的蠱惑暗示了人類受困於真相的遮掩，卻在各自的概念體系裏甘之若飴，又因執著於「理性與感性」於剎那間迸發出來的激情，於是始終無法掀起表相的蠱惑，而深入探討內在的東西。

倘若這一路挖掘下去，人類必將瘋狂，最後不免氣餒地讓最表層的粗糙感覺（亦即最欲遮掩的不安）予以誇張暴露出來，或甘願為其擄獲而成為它的主體部份。這個原因是時下的年輕人「不願讓年輕留白」而盡情在年輕的軀體上留下寫真的根本病態，也是令我最後成為脹大的私處的主因。

其實，大多數的人愈是浮沉於「存有」的表面包裝上，愈是暴露出內心的惶悚不安與緊張躁動——他們對表象的掙扎不出與他們對內在真實的茫然無知是一樣地令人憐憫。

當然，在這篇小說裏，「存有」所指的只不過是一塊小小的白布條，但是其實這個「存有」的象徵可被引申至「軀體的存有」、「生命的存有」以及——「神祇的存有」，如此一來，這篇小說就不是只是一篇談論藝文的小說，而是論述宗教的小說了。

這一段「『存有』的『荒謬』特質」可以總結為我對齊克果以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棒打基督教界」來達到維繫個人自身對永恆幸福的渴求的駁斥。

三、「存有」的「非存有」底蘊

人世間任何一個事物與生命的「存有」均不可能憑空捏造，任何一個現象與法則的「存有」也不可能單獨現起——它們的背後總是隱然地存在著一個一顯皆顯的「非存有」設定，於是「『存有』以『非存有』為內涵」與「『非存有』的『存有』本質」的事實就昭然若揭了。

A、「存有」以「非存有」為內涵

「存有」雖然在本質上以「非存有」為其內涵，但是在結構上仍然隨著因緣聚合的成分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畛域（——不究竟的結構層面，因為在究竟的結構層面來說，結構裏的因緣本質屬空性，而空性並無成分之差別在內，甚至結構因其形式與內容無法與本質區分，而與「本質」是對等辭）：

a、「大眾」共同緣起的場域

個人與那羣不曾參與建構「存有」的大眾之間存在著一個解說不清的關係——通常互為因果、共同緣起又互衍互生——這個在民主運作裏為「輿論造勢」，在共產黨人的革命理念裏就成了「羣眾運動」，而在朋儕間沽名吊譽則必須「互抬轎子」或「互相標榜」。不論為何，這個凝聚了的狀態最可用來解釋為何白布條適逢其時地提供了一個可資渲染的媒介(依順時鐘次第還原)：

眾人凝聚了一股尋求 → 意識擴張的意圖 →
意識擴張的意圖，來 製造了大眾共同 「共同緣起的
炫耀理性的「存有」 緣起的場域 場域」成就了
開放性空間執取 開放性的空間
荒謬存有刺激了 既存「存有」的凸顯 開放性空間創造
意圖的持續膨脹 滿足了開放性空間的 了「存有」大放
← 急欲被充填之衝動 ← 異彩的預設條件 ←

白布條之所以能夠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乃是因為與會者早已存在著一種尋求「意識擴張」的氛圍——沒有它的存在，白布條即不可能有彰顯其記號特點所必需的開放性空間；在這裏我藉著一塊原本不該存在的印記，來凸顯一個被大家忽略或被大家理所當然地接受的世間萬象。換句話說，我讓這一塊白布條的荒謬存有迴盪出一堆早已存在於人們心中的疑懼或不願深究的細微怯懦，來凸顯自我「虛假存在」的執著乃是人類不給自己一個細細體察他所存在的這個共同緣起世間的愚昧。

誠然在開放性空間充分聚合以創造那些既存「存有」所能大放異彩的預設條件之前（共業），各個獨立的個體仍然必須依附著各自的預設條件分別造作（別業）——亦即「荒謬存有」在經歷「理性建構」的過程之前，各自環境的差別設定已經形成了主體與客體的隔阻與對立（如前節的「存有的荒謬特質」所述）——也正因為共業與別業分別提供了客觀形勢與主觀躁動的條件，於是才有可能令主客觸動起來。

當然，由於個體仍然為羣體的一部分，主客的區分只是一時權宜——它們互相緣起的本質原來應該令彼此無法清楚地釐清；但是在人類「理性思維」的掩護下，一些藉著觀念與表象來運作的理性

「存有」，使得這個互相緣起的「非存有」幾乎成了一樁毫無事實根據的信仰——此乃因為「存有」雖然荒謬，但是因為已經存在了，所以絕難示現為原來「非存有」的面貌——這在萬象的「存有」以「非存有」為內涵的真實裏，的確是一樁值得哀悼的遺憾。

記號的解說之所以能夠建構起來乃是因為背後那個連結記號的場域設定早已消除了一切可能的誤解。這個不言可喻的互相了解就是因為任何存有都早已與背後那個共同緣起的理則系統互衍互生、息息相關——這個「一切『存有』以『非存有』為其底蘊」的觀念也是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在沒有緣起的觀念下所能推演的最深邃的哲學理論。值得在此順便一提的是「『存有』以『非存有』為其內涵」的理念近年來也得到了科學界的證實，大有直趨道家「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的精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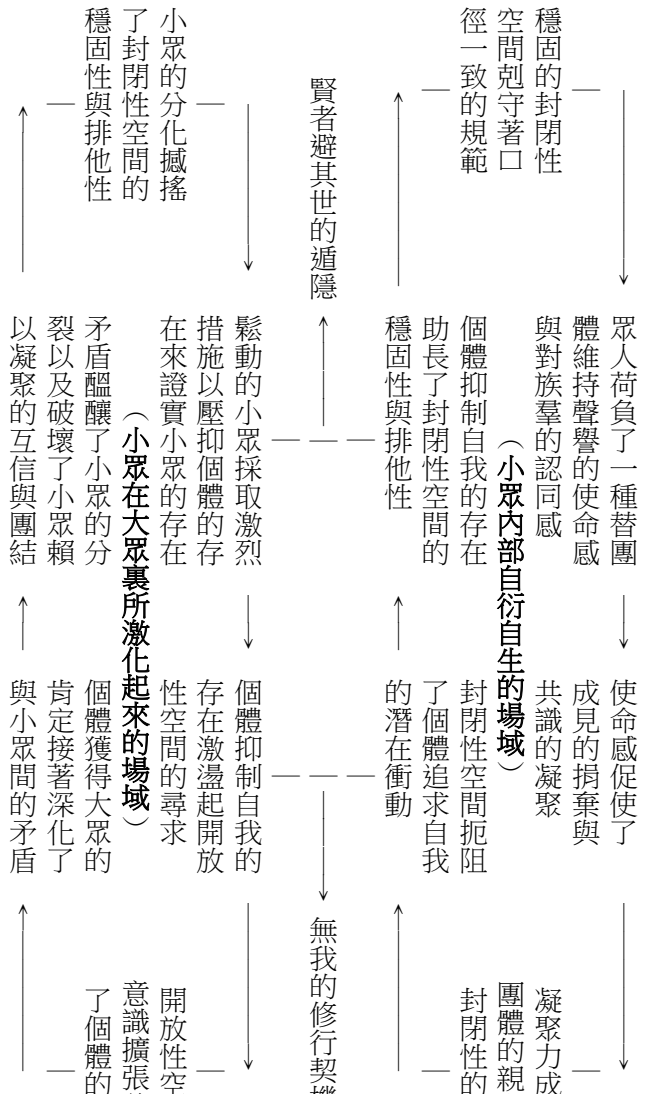
在眾多尋求答案的科學家裏，因緣最殊勝的，當然是目前在日內瓦「歐洲核能研究中心」領導六百多位物理學家、從事「LJ」科學實驗的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丁肇中教授。他的一席話簡直令人不知他是在思索如何發現「海格斯玻子」（Higgs Boson），還是在探索「存有」與「非存有」的哲思。

他是這麼說的：「在思考物質如何取得重量的問題上，我們不得不去探索『反物質』（或『非物質』）的形成過程——宇宙之中，有物質就必定有反物質。當然，理論雖然講得通，但是要在科學領域上去證實它，就不是那麼地簡單；為此我們已在太空中設立了一座實驗站，尋找反物質的存在。我相信不久，我們就能具體地以科學的實驗數據來解答這個問題。」由這段話我們可以預期，雖仍在萌芽階段，但是科學的實驗結果指日可待，到時佛家「真空生妙有」的境地將再現端倪。

b、 在「大眾」裏的「小眾」所緣起的場域

個人與那羣曾經參與建構「存有」的小眾之間存在著一個脣齒相依、禍福與共的關係——雖然也是互為因果、共同緣起又互衍互生，但是因為小眾裏的每一個人彼此熟捻，又各自在大眾的場域裏

有不同的訴求，於是人為的責任層次逐漸造成矛盾深化，終至分化了小眾的場域。這個自己責成自己去荷負較高層次責任的態度才是導致密勒日巴畫像臨時從畫展被取下的原因(兩個順時鐘次第還原)：



當白布條在開放性空間裏接受表彰的同時，襯托密勒日巴畫像的諸多參展作品卻受到了無形的貶抑；此時，小眾為了維繫整體的聲譽，會稍試壓抑在大眾裏過度膨脹的白布條效應——亦即是說，「存有」的凸顯使得「非存有」整個隱匿了起來，但是由於小眾互衍互生的緣起，「非存有」在一種刻意消泯「存有」的運作下，倒果為因，浮現於表面而蛻變成「存有」；及至此時，原來的「存有」歷經絢麗而急速遁隱，卻為「無常」做了詮釋，而大眾在遍尋「存有」不得的情形下，卻因為不得不接受「非存有」浮現為「存有」的事實，所以除了若有所失以外，就只剩下驚惶、錯愕與憤怒了。

這一段經過，說明了當因緣聚合的時候，「非存有」極有可能反客為主地凸顯出其「存有」的本質；事實上，「存有」與「非存有」原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存有」因「非存有」而存在，而「非存有」沒有了「存有」也不可能成其為「非」。易言之，「存有」與「非存有」乃一顯皆顯、互為緣起的東西，其之所以能夠清楚地區分，乃因主客有了觸動的預設條件——人類對「存有」概念的執著。海德格的「『存在』以『非存在』為其底蘊」勉強可以引申到這個「荒謬存有」。

海德格不能自圓其說的是，在小眾抑制個體而形成封閉性空間的同時，個體通常會悄悄激盪起開放性空間的尋求。這就令小眾的封閉性空間在積極地穩固化的同時也起了鬆動的現象——亦即圖表所示的兩個圓圈在擦身而過的部份，不得不呈現互相排斥的流動方向。

在這個排斥的火花迸燦的關頭，身心俱疲的人會萌生「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的念頭，而悟性稍好的人則產生修行「無我」的契機——這個圈環的結構雖然由小說中解析出來，但其實可引申至各個層面的人際關係，例如政治鬥爭、家族牽扯、團體掙扎、美國的超級強權拉攏盎格魯薩克森人所組成的聯盟在多極體系的抗爭行為等，於是獨善其身者如瑞士宣佈為中立國，或以救贖天下蒼生為己任的梵蒂岡則屹立為一塊不受污染的聖地。

論述到這裏，我們不難發現，小眾與大眾在場域結構裏的結合雖然有一種互依互存的關係，但無論如何都無法動搖其「『存有』以『非存有』為內涵」的本質；易言之，它們的結合非本質使然，

而是結構性使然——唯有這種瞭解，我們才能賦予人類一絲解脫的希望；否則的話，人類必然在大眾與小眾的交互衍生中失去自我，也失去探尋「『非存有』的『存有』本質」的可能性——果真如此的話，那才是人類萬劫不復的一大沉淪。

B、「非存有」的「存有」本質

到了這個時候，「非存有」在其內部具有「存有」本質的事實，在小眾的凝聚與大眾的驚惶裏已是相當穩固了；然而，這個穩固性所凸顯的是一個比較粗淺層面的「存有」意義，畢竟對那位曾經擁抱「存有」的創作者而言——縱使他所眷戀的只不過是個原本無法接受的「荒謬存有」——其愴然若失的悵惘與顛三倒四的屈辱正嚙咬著他的神識，於是他對那個肇事的白布條所遮掩的「非存有」也興起了恢復其「存有」本質的念頭。

事實上，我為了闡述這個理念，幾次三番地在小說裏鼓勵讀者自行掀起那塊被藝文人士駕馭成「意識擴張」的白布條，以還原一幅原本沒有白布條的畫作，更以之來檢視「白布條不在畫幅上」的「非存有的存有」意義，但幾次都不成功，因為一旦「存有」在心中種下了根，人類執取「存有」的安逸與憑藉「存有」來紓發情緒的惰性，就遮蔽了內心探索「非存有」的光明彰顯的怯懦。既然眾人不敢掀去「存有」，於是我只好賦予自己這項任務：

掀起貼在密勒日巴底部的白布條 ↓ 畫像底部損壞 ↓ 巴的私處本身 ↓ 日巴畫像為高 ↓ 遮掩密勒日巴還原非存有面貌 的部份 而且不斷脹大 一層次的表別 的赤裸私處

修補密勒日巴 蛻變為密勒日 體認金色密勒 以青布條重新

雖然這個「非存有」的重新還原，立即在當下賦予了它的「存有」本質一個展現其細微層面的「存有」意涵，但我掀起了白布條之後，卻為了「存有」乍然消失為「非存有」（或「非存有」乍然展現為「存有」），而整日惶悚不安——這是因為「存有」的虛假存在雖然有著遮掩本來面貌的殘酷（虛無的存在），但卻也提供了麻痺心識的穩定力量，反倒令得重新接受本來面貌的空無（係對曾經幻有的存在而言）的人有種坐立不安的焦慮——甚至恐懼；可笑的是，「存有」既為幻，原本就不應存在，更不應會令人有可怕的念頭，但因「存有」使得內在的真實出現了裂縫，產生了空無的對立，更使得人了悟「存有」的存在乃因空無而來，進而有了面對巨大空無的悸怕。

其實在「存有」未發生之前，「空無」並不存在——它是一個沒有「有無對立」的混沌現象，一種「表別狀態存在」的光明（現象與光明在此是對等辭）——然而這個沒有「有無概念」的光明在我將金色的面貌塗抹為綠色的呈現時就消殞了。

職是之故，我掀起了白布條以後，我的思維並無法認知那道原本不該存在、卻被「存有」切割的深淵已經根深蒂固地占據了心房，反而焦慮自己重新確認私處的動機；於是，在無法面對本來面貌如如不動的平靜，我阻止不了自己蛻變為「存有」的本身——私處，而將內在存有的空無本質幻化為具體的幻有存在；如此一來，「內在存有」與「外在幻有」就變得牢不可破，卻也在我掙扎於世俗的生活表象裏同時拆解「存有又不存有」的虛謬存在。

我重新體認金色的密勒日巴像是另一個層次的「表別狀態」，也是因為自己蛻變為幻有的本身以後，才發現「存有又不存有的虛謬存在」仍是一個「存有設定」；而在這個「存有設定」的背後，其實是因為那個曾經彰顯的金色圖像已在我的心中被隱匿了起來。

本來有了這樣的了悟以後，銷毀綠色的存在以使原先隱匿的不再隱匿，其實是在有了幻有以後唯一可行的作法，但是我下不了手。我執著於幻有的虛假存在，在理性的悟解裏排拒了證悟的本質，只不過我由於理悟，又無法再度接受低層次的幻有展現，於是我在突破了具體的外在幻有——私處的

蛻變——以後，再也無法接受自己排拒證悟本質的愚昧，於是再度遮掩內在的存有，讓它與隱匿金色的綠色起了混淆的認同，而輾轉沉淪下去。

其實在我步步邁向最後重新貼上青布條的決心裏，我不斷透露出我接受眾人規範的無奈，但是由於我潛在的抗拒心理作祟，所以當我將那塊擺脫不了的白布條重新貼上畫像時，我悄悄地將它換上另一個顏色，藉以訴說我雖然抗拒不了我身為眾人之一的事實，但卻堅絕地證明我的存在仍然不同於別人。這整個不幸事件凸顯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由於白布條的強行介入，逼使得我一心想要駕馭眾人眼中的存在物，卻不由自主地使得那個作畫的自我與掙扎中的自我分了岔，終至愈行愈遠；另外畫作的主體與客體在一個原本沒有主客之分的整體裏觸醒，而後分道揚鑣，最後雖然勉為其難地復合，但與我當初構思畫幅的主客互融境界已成分庭抗禮之勢，無論如何都無法還原了。

這樣的解說看似合理，其實不然。畢竟以感覺、意志或本能的「非理性」行為掀起白布條以及修補畫幅，是為了建構一座逃避純粹理性的空中樓閣；殊不料，這個行為不啻接受了「理性」的為所欲為，更容許與同意了「理性」的假設對自己「非理性」的原始本能與熱情進行迫害。

不容諱言地，「理性」埋葬思想，「非理性」更是令思想沉淪——這兩個一顯皆顯的理論均與「真實存有」有一段距離——其根本的緣由乃因為「能知」與「所知」在認知作用下的錯誤連結，將這兩個理論當做對境，從而與「真實存有」本身產生了分離作用。

在結束這段「『存有』以『非存有』為其底蘊」的論述之前，我應該再一次提醒讀者，在缺乏「緣起性空」的觀念下，海德格僅能將西方存在主義哲思推演至「『存有』以『非存有』為其內涵」的層面，但對「『非存有』的『存有』本質」的探究，則無能為力。

事實上，由於「存有」以「非存有」為其內涵，更由於這兩者一顯皆顯、互為因果，所以一旦「存有」現前，「非存有」必定立即黏附——這個黏附因為「非存有」本身具有「存有」本質，所以

使得「非存有」隨即跟著轉化為「存有」；而一旦「非存有」成為「存有」的同時，那個較深層次的「非存有」將立即倚附，成為表彰其「存有」所隱藏的「非存有」內涵，但因「非存有」本身具有的「存有」本質，又使得「存有」在內部蠢蠢欲動，於是再一次地將「非存有」浮現於表面，而轉化為「存有」。如此輾轉互化，可以衍生出來十八個互依互生的「存有」與「非存有」意義——這是佛家「十八空」的內涵，也是當今之世唯一能夠將「『存有』的『非存有』底蘊」解釋透徹的哲學理論。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剖析一下。我們瞭解了這麼一個孕育了「理性建構」、「荒謬特質」與「非存有底蘊」的「虛擬實境的『存有』意涵」，到底對這個規矩體現的世間有甚麼裨益？我們不妨舉兩個例子來檢視一下：

其一，身居總理身份的政治家之所以決定獻身政治必有其理性的建構過程，然而由於總理必須執其總理之名，否則無法執行總理之職，但是總理又必須忘懷總理之實，才能真正地達到其獻身政治之本衷，於是就不由自主地在內心產生了掙扎與矛盾的荒謬心態；然後總理為了維護得來不易的地位與滿足小眾團體的利益，不得不時時刻刻打壓大眾團體的抗爭，於是愈來愈與當初救國濟世的本衷相違背，最後除了做一個名符其實的政客外就甚麼也不能做了。

其二，身居教授身份的「學院派哲學家」之所以決定以哲學為畢生鑽研的對象，必有其理性的建構過程，然而由於教授必須遵循其學院體制，否則無法執行教授之職，但是哲學教授又必須忘懷他自己正在鑽研哲學這碼子事，才能真正符合其鑽研哲學之本衷，於是就明知故犯地令內心產生了掙扎與矛盾的荒謬心態；如果此時教授可以鄙視其得來不易的學術地位、而且毅然絕然地與小眾「學院派哲學家」團體隔絕，設法融入外界的「無哲思」大眾團體，然後在其「無哲思」的渾沌狀態中，找出哲思的脈絡，並且深入自己的哲思脈絡以找出更深層次的「無哲思」狀態，如此輾轉將「無哲思」與哲思在生活的點滴裏互化，於是終於愈來愈與當初鑽研哲思的本衷相符合，最後必然成就哲思之所以為哲思的終極意義。

這兩個例子其實正自說明了「虛擬實境的『存有』意涵」只不過是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菩薩非菩薩是菩薩」重做詮釋與演練而已，卻也是〈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一文所述「我終究不是我，而畫像的密勒日巴也不是真正的密勒日巴」的內涵。

虛擬實境的「非存有」意涵

解析到這裏，非常明顯地，我能夠將〈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的故事情節交代得如此地清楚，不是因為我有虛構的本領，而是因為這個故事是完完全全實有的——縱使它只是個虛擬實境的演練。

然而在這個虛擬實境的過程裏，我會選擇靜態的畫幅做為「存有」的象徵——而不是時下流行的動態資訊「存有」——就說明了任何一部文學作品的形成都是一個眾緣和合的過程，而作品本身並不能詮釋所有的因緣和合。

如果有任何一位作者妄言作品本身足以說明一切，那是打誑語，因「文字承載思想、思想操控文字」，兩者一起俱起，互緣互生，其書寫的本身就是一個因緣和合，而要在這麼一個已經無法釐清的因緣和合裏展現一個故事，更有數不清的概念整合與名相詮釋，其中最重要的展現就是一個「由靜而動」的思想歷程，不止「動靜相待」的「動之微」大動特動，而且由於書寫本身必須涉及「動靜」之間的描述，於是不可避免地就將「靜態凝動」的思想狀態展演為「動態」的文字描述。

這就是為何我會選擇密勒日巴尊者這樣一位修行人為詮釋對象的原因——而不是其他的修行人或賢能之士，以及我會將荒謬的白布條貼在密勒日巴的私處上——而不是其他的部位，如眼睛、嘴巴或肚臍上；凡此種種，都說明了我在創造這麼一段「虛擬實境」的過程裏，其背後隱藏著一個繁複又龐大的「非存有」設定支撐著我的思維，而其「非存有」設定則直截指涉我意圖在「小眾」所緣起的場域裏，靜化、淨化「大眾」的清澈圖像。

一、動機

構思「虛擬實境」的動機本身即是一項「存有」的「理性」構建，所以它在本質上，也是荒謬的，同時它的底蘊也含有「非存有」的意涵。

這麼一剝除表面的動機以後，我們將發現這個「虛擬實境的存有」也遵循著「理性」的建構、「荒謬」的特質與「非存有」的底蘊一路孕育過來；然而值此末世紀年代，當經濟正邁向「全球化」的時候，黑格爾的「凡存在必合理」卻以一種威不可擋之勢重新鼓動人類運用理性來思維或根據現實來思考，變本加厲地將「理性主義」與「現實主義」劃上對等號，而將理性思維推向另一個高峰——如此一來，就使得「虛擬實境的『存有』意涵」裏的「理性建構」部份變得牢不可破，反而使得原本為「存有」內涵的「荒謬特質」與「以『非存有』為底蘊」的真實性顯得荒誕不經。

我對這個思維環節的不得貫徹與被截殺於其萌芽的階段有著深深的哀戚，於是引發了我以一幅變質的畫像為象徵來構思〈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的動機；其實，在這個動機的底層，我更哀戚這個方興未艾的「理性主義」趨勢背後的「非存有」意涵，因為當今的大眾每每誤解民主為一種個人自由意志的表達與實現形式，而小眾卻在生活世界「資訊化」的波濤裏堅持理性思維的導引。簡括言之，這一切都因為我們從小就接受了太多的概念與訊息，而如今我們這些逐漸集體化的個人更在互聯網的猖狂肆虐裏起了毀滅性的損傷：

其一、當今蓬勃發展的互聯網所熱衷的集體創作正一點一滴地抹殺藝術的內涵——就如同眾人在激切的情緒反應裏興高采烈地在密勒日巴尊者的底部貼上白布條一般——另類「荒謬存有」的理性建構，而其建構正由「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逐步邁進「增強實境」(augmented reality)而達到「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的「荒謬存有」，「虛擬存有」乃不再能與「真實存有」區分；

其二、互聯網的豐富資訊正變本加厲地刺激人類貪婪的本性，卻不料在只能瀏覽與搜尋的過程裏，一股腦地令人類掉入表面化的色情與偷窺的陷阱之中——就如同美學專家在畫展裏漫步，卻只能在執意尋求「意識擴張」成品的過程中，受表面化的事物吸引一般——受「存有」的荒謬特質蠱惑的必然結果，否則「虛擬存有」不至於不能與「真實存有」區分；

其三、在這個令人不得不重視卻又恐懼的互聯網發展趨勢中，人人均渴望在電子遊戲裏由不同身份的串演去體驗「虛擬實境」的感覺——就如同一羣受了浮現在表面意識的白布條的吸引，而各自融入在其自衍自生的幻想裏一般——荒謬存有在「虛擬實境」逐漸真實化的當時自我膨脹了起來，而終於完全遮掩「非存有」現起的可能。

「虛擬實境」是個時髦的互聯網名辭，但對各自的網站而言（以文學網站為例），一方面小眾的網景（譬如：藝術分類）與大眾的網路的交互結合設定了結構性的依存關係，另一方面網站的設立因各自的編輯美學、音樂品味、網路語言等不定因素而產生多樣的編排、分組、連結與超連結的電腦語言而創造了多媒體視覺效果，在在都說明了這個龐大如怪獸的結構性結合已然使得文學的本質不得彰顯，所以在強迫文學本質依附著結構性的變異而變動時，文學的形式必定一併地迷失在媒介的洪流裏，而失去探索人類內在心靈的能力——就如同我必須以一塊青布條取代白布條而繼續遮掩密勒日巴的私處一般——亦即我們一旦失去了探尋這麼一個「非存有」文學背後的「存有」本質的可能性時，文學也必在互聯網的「虛擬實境」裏加速其崩亡的過程。

我之所以用這麼一個畫展的展出情形為象徵，來描述互聯網在提供機遇的同時所產生的危機，不外是想替「美術／攝影／卡通動畫／電影」的變革流程重做詮釋，因為「文學」在這一波不可逆轉的網路發展趨勢裏，將發生同樣的翻天覆地的變革，但最後的形式或語言絕對不是「文學」或「網路文學」，而是一項觀望者的推論(Spectator's Speculation)——人類必將因此而更徬徨與失落；有識之士或想將「網路文學」從「傳統文學」區分出來，以示網路媒介的普及性與資訊性不足以更改文學

的本質，但事實上由於人類愛好推論所養就的理性思維習性必使得文學的「存有」本質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或——毀滅。

這幾乎是逐漸集體化起來的人類社會所無法避免的趨勢，可悲的是，我們無能力阻止這麼一個因自己的無知所造成的病態集體存有，但卻在集體主義的無意識標榜個人價值、理想與尊嚴的同時，也任憑個人的主體性隨意受社會的羣眾踐踏，而始終無法還原為完整的個體——充其量，也僅能換上一個顏色（譬如由白布條換上青布條）繼續在既有的存有概念裏存活。

真的，在人類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時代像這個互聯網時代一般，對資訊的追尋與蒐集瘋狂到如此不可理喻的地步；於是，當個人的素質隨著生活日益集體化與表面化而逐漸變得無關緊要之時，互聯網卻推波助瀾地將眾人的浮華習性浮泛於表面之上；於是，當電摯一開，眾人在電子迷陣裏你來我往，喋喋不休，不旋踵即隨著記憶存庫的擁擠，又全數盡入「垃圾桶」，好似剛剛興起的話題全是廢話，全無留存與回味的價值。

不容諱言地，互聯網是媒體的一大勝利，但是互聯網除了成功地造就了一批有史以來未曾見過的博學多聞人士之外，卻也同時扼殺了這批人成為思想家的可能性——因為在電腦科技的掩護之下，空洞膚淺卻又自我意識強烈的人士日益充斥於社會上，而且那種窮兇極惡地販賣蒐集來的資訊（或為炫耀，或為金錢，或為社交，或為娛樂，或只是單純地為了安撫自己懼怕被社會淘汰的不安全感）則已經到了只知拾補資訊碎片，卻連個知識也拼湊不起來的地步。

這個專業化的社會現象不但割裂了個人的存有與完整性，使得個人為社會功能所吸收，而且更令個人除了這個專屬的特定功能以外，對所有其它的社會現象都昏瞶無知。於是乎，任何人只要可以糾集沉默的羣眾——不論是政客或法師或歌星——在媒體的遮掩下，每個人都可以左右社會思想，而遂行個人的目的。

二、　分析本身的理性束縛

這真是一個人人只能在既有「存有概念」裏存活的時代，所以我有了這麼一個將變了質的畫像轉化為「『存有』裏的『非存有』」的動機以後，卻無法逃脫自己藉著理性來解析「存有」的荒謬，而任憑自己重新掉入「哲學的存有只不過是邏輯形式的理性推演」的窠臼；但是，事實上，「存有」不能由理性推演得來——康德如是說，齊克果如是說——知識以理性要求觀察者了解一切事物的來龍去脈，唯獨無法對事物的「表別狀態存在」加以觀察，遑論在生活中介入、融合了。

換句話說，「存有」既然不是理性所能夠想像的，那麼就更不可能用概念來表示了；但是悲哀的是在這個深具關鍵性的節骨眼上，西方哲人限於二分法的束縛以及輪迴觀念的厥無，最後仍然回到實證主義或辯證法上去，企圖在理性概念裏創造「存有」，於是只能不斷在原點踏步而束手無策了。更有甚者，「存有」的「成住壞空」現象不論是快如須臾或緩如劫變，其一顯皆顯的「非存有」底蘊仍是歷歷如目地隨著改變，而且這種改變愈是在無拘無束的狀態中，則形成「因果同時」的力量愈是毫不自覺，而任憑「非存有」的實在業根逐漸顯著起來，終至改變了「存有」的現象。

分析到這裏，我們發覺，當「存有」被理性所發展出來的方法論去認識時，它就失去了自身的形態，更喪失了原有的屬性與特徵。這個原因乃是，「存有」大多內取諸身，所以重本性、重關係、重感性，而理性大多外取諸物，所以重剖析、重物理、重功利；其各自發展的結果就變成「存有」重收斂、重安固、重沉潛，而理性重攫取、重游移、重表現。

然而，「分析」本身也是理性，所以在分析過程下的「存有」不免有些蹣跚難行；這也再一次提出明證，「存有」說不得，一說即造作，立即落入「理性」的言詮。那麼，這麼一來，連「存有」都說不得，「非存有」又該如何解說清楚呢？這是我在撰稿時多次感覺滯塞不通的地方，於是我就在小說裏討巧提及「不可分割的因緣成分」、「沒有了清淨與煩惱觀念」與「分不出兩個發光的本體」

等等意象，來印證「師生對立」、「應對緊張」與「人性揭發」等不當的人間差別心態是多麼地可悲又可歎——我衷心希望這些隱喻能對破除人類的世俗理則限囿有所裨益。

三、 實證乃知

我將黑格爾的「凡存在必合理」，齊克果的「教徒為求『個體存有』的永恆幸福應掙脫『集體化宗教』的意識束縛」，以及海德格的「一切『存有』以『非存有』為其底蘊」等理論缺失一路駁斥過來，其中最堅強有力的象徵當然是密勒日巴尊者的修行事跡。

眾所皆知，密勒日巴以他個人的修行過程與成果向世人揭示，證悟不屬於哲思的界說或思維的悟解，更不屬於個人所擁有的客體形式或知識「存有」，所以不能引經據典地解說，也無法立論嚴謹地著述；密勒日巴只是悲憫地以其一生為示現，來告誡世人，證悟在其根本意義上，要求行者的生活方式、思維運作與行為舉止都成為主體性的「存有」，更要求整個人蛻變為「主體性存有」的本身。這其間絲毫沒有討巧的空間。

密勒日巴是一位背負了仇恨與殺業的修行者，在他的老師馬爾巴的教誨下，終生匿身於洞窟之中修行，最後修成正果，化為一道虹光往東方阿閦鞞佛的佛土逝去。我借用他為畫幅的主角，而不是其他的修行人，正是為了闡述他最為令人欽敬的「不建廟宇、不集僧眾、終生做一個灑脫自在的游方行者」的精神，以警惕臺灣(或中國)在今日的佛教中興氛圍裏爭奪廟產與糾合徒眾的本末倒置。

另者，任何研究佛學的學者，切忌將密勒日巴當作藏傳佛教的大學問家。這種刻意曲解或別有用心的觀點，就如同將視野放在密勒日巴私處的白布條上大作「荒謬存有」的文章，反而看不見「非存有」的意涵一般；悲哀的是世人執取「存有」的剛強已經到了無可理喻的地步，所以任何談論「非存有」的詞句就有些說不清楚，就像佛家的「空」一樣，「空者不可說，不空不可說，空不空婆說，

概以假名故」——這一路空下去，經常會因為「存有」與「非存有」的互為因果而令心意不得不造作所顯之「假空」反而誤認為是那真實的「本體如是之空」。

從這裏不難看出，佛法雖然在義理上，臻其無可匹敵的究竟，但卻因學者只知研究義理而不知修持，反而造成執取「存有」的過失（取材自岡波巴大師的《寶鬘集》）。易言之，經書滿腹者或許十分陶醉於自己的辯才無礙，但卻因自己始終無法從執持「知識的存有」背後的「非存有的表別狀態存在」彰顯出來而痛苦不堪。

職是，學佛人一定要下死心，要有一種徹底的回歸心態，超越所有的佛理解說以及一些以佛教為名義的組織，而回到密勒日巴的修行狀況（破除概念的「存有」，令無造作的「非存有」凸顯），或回到更遠更古的過去，回到釋迦牟尼佛對機說法的緣法裏，去重新檢視佛法在未被整理結集為佛經之前的狀態（在「非存有」的畛域裏尋求其「存有」的本質），甚至回歸到「數時方」尚未形成眾人的同緣共業前的渾沌狀態（一舉破除「存有」與「非存有」的概念而臻其「表別狀態的存在」）。

基於「存有」與人類慣於思維的理性之間存在著非常不容易瞭解的根本岐義，我們是不是可以這麼解說呢？由於「非存有」不易捉摸，以及人類在認知作用的愚弄下所發展出來的理所當然的理性思維，我們寧可因為自己的「非理性」（或不知理性）而藏拙，也不要因為自己的「理性」（或善於思考）而傲慢。這個態度固然有些被動，卻也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將自己往「存有」的畛域孕育。

這雖然不失為一個安全可靠的方法，但可悲的是，在這麼一個瞬息萬變的工商業社會、赤裸裸的影視藝術與排山倒海的資訊泛濫裏，現代人不止「理性」，而且還善於運作小勾小巧的精明，反倒無視「大智若愚」才是人類安定身心的歸宿，自然離「存有」也就越來越遠了。

這裏的解說可說是為何後來當我在密勒日巴私處重新貼上了青布條而歸於沉寂之後，老師卻因我的行為舉止，而要求我多讀些哲學書籍；我此時有些木納，因為我終於明瞭，白布條（或青布條）不屬於思維裏的東西，而是主體的東西，更有甚者，我所遮掩的不是我曾經擁有的虛幻「存有」，而

是我自己成為「主體」的可能性。這樣的結局安排乃因我深深贊同柏拉圖與蘇格拉底的「哲學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說法，而不是一門專門理論的學說。

這其實也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的意思，因為任何人倘若只知道擁有哲學知識，而不知生活，必定不懂哲學的真正內涵；同樣地，任何人只知講經說法，不知覺證，也必定無法真正地深入經藏。

現在一個重要的問題來了。對那些質疑三世輪迴的哲人來說，「本質先於存在」或「存在先於本質」可以爭論得昏天黑地，但是對那些有業力觀念的人來說，那個帶著業力不斷在三世輪迴的有情或甚至橫出三界的證悟者，其「本質」無疑地存在於三世之間，而就這一世來說，「本質」絕對凸顯於其「存有」之前——這是無庸置疑的。

然而，六道眾生在三世輪迴的事實無法套用任何一種哲學思索來驗證，於是那些始終不肯妥協卻又質疑三世輪迴的哲人，只得回歸原始的文化，期盼在文化尚未接受概念的情況下，能夠將「表別狀態的存在」無所遁形地彰顯出來。

在這個方向下，西方歐洲出了一個鑽研古希臘文化的海德格，東方中國大陸則出了個探究中華文化的陳綬祥——兩者均是從古文化的精髓抽絲剝繭地去除名稱概念的遮掩與時代演變的扭曲，直截尋找「存有」本身的光明彰顯，從而重新認知文化本身的哲學意涵。

不過海德格從西方一片「理性主義」中突破重圍，直趨中國道家的領域，其哲思發展過程顯得鏗鏘有聲；陳綬祥在「馬克斯主義」的籠罩下印證東方古文化的「儒釋道」精神，反倒沒有海德格式的震撼效應。但不管怎樣，海德格已逝，陳綬祥先生的文化研究可謂一塊足以提升人類思維碩果僅存的瑰寶，中國文化界可千萬要珍惜——這是質疑三世輪迴的哲人所能倚賴的最珍貴的思維。

四、 切忌造業，尤其造惡業

「存在先於本質」的詭譎爭論，因黑格爾、齊克果與海德格等人闡釋「存在主義哲學」而大放異彩，卻使得「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思想隱忍不發，甚至使得一些深具宗教思想的修行人亦為之所惑，最為顯著的事例即是「噶瑪噶舉」至今仍舊懸而未決的十七世大寶法王的認證風波。

我以密勒日巴為對象來論述「存有」，與我長期以來感傷「噶瑪噶舉」在本世紀遭遇從未曾有的分裂有關；我不知如何對那些篤信因果的修行人解說「非存有」的宗教思想，但卻又始終哀憫這些不知「存在主義哲學」的宗教人士就這麼不明不白地造下了千劫罪衍。

說來真是哀傷呀！自從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出亡印度以後，寺廟大都被摧毀了，而僧侶也大量流失了，西藏卻深謀遠慮地成立了社會科學院或宗教研究院，更因為流亡的喇嘛紛紛在世界各地建立「藏學中心」而興起在拉薩興建世界最大的藏學研究中心；這一連串舉措不外替西藏製定文化戰略，培育「新西藏人」以科學研究佛學，更以社會實驗化解佛弟子的直觀經驗，但在「馬列主義」的辯證法裏「求同存異」與「實事求是」，卻不能引介「存在主義哲學」。他們都忘了，「本質先於存在」的論證才是佛學與藏學的精髓，而不護持佛法卻要認證活佛轉世，根本就是緣木求魚的作法。

這些「存在主義」論者的莽撞與倒行逆施充分證明一個不懂得「主體」的學人是不配談論哲學的，因為單單倚靠一些自以為厚實的「知識與科學」方法去刻苦鑽研，「主體性的真理」往往會愈來愈模糊；這些人鑽研佛學，卻掉入「存在主義」哲學，就讓人不得不對「存在先於本質」的詭譎發出一聲浩歎。這與海德格的「非存有」相去豈只十萬八千里，而海德格卻又只敲了老子的邊門，連道家的領域尚且進不去，又如何能在「本體裏認證本體」的宗教思想裏弄個水落石出呢？

任何「存在主義」學人以此來指導佛弟子研究佛學，終將是個落人笑柄的實踐——連貼在密勒日巴底部的白布條可能都無法弄得清來龍去脈，遑論探究白布條所遮住的真實？因此「存在主義」的信徒在這個大環境造成的破敗裏進行學術研究，就暴露了以「荒謬存有」強行「虛擬實境」的悲哀。

值得一說再說的是，這篇論文所述及的虛擬實境的「存有」意涵，以及其所引錄的五個流程與圖表均可被用來詮釋藏傳佛教裏最為人所詬病的活佛轉世認證。這個事例因為「孔雀信」的文學本質而使得其「存有」只能是個「荒謬存有」的文學事件，一如「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的文學敘述。

從頭說起罷。噶瑪巴的認證在十六世大寶法王圓寂了十一年以後，被太錫度的一封「孔雀信」打破了認證疑慮，然後藉由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背書，於三個月內讓烏金噶瑪巴坐床於祖普寺。這樣的認證過程本身即是一種「存有」的「理性」建構過程，其認證程序也可以黑格爾的「凡存在必合理」來詮釋，所以我以為太錫度是一位闡釋「存在主義」的「噶瑪噶舉」修行者，而其認證過程訴求達賴喇嘛的背書就說明了這個建構活佛轉世的「存有」是極其「荒謬」的：

十六世噶瑪巴　太錫度於十一　四大法子共同　擔負求證重責　太錫度私自求取
圓寂沒有留下　↓　年後發現孔雀　↓　打開孔雀信並　↓　的蔣貢康楚出　↓　達賴背書並創下
任何認證文件　信的認證密碼　應允加以求證　發前車禍身亡　外教認證的先例

達賴喇嘛以流亡政府領導人的身份背書「孔雀信」的認證密碼，使得「噶瑪噶舉」的內部認證擴大為整個藏傳佛教的羣體襯托而不能單獨存在，並任由客體的表面化與外象化而阻礙「存有」主體的伸張。這是太錫度將「噶瑪噶舉」的小眾置於「藏傳佛教」的大眾的肇始因緣：

達賴促使藏民的　達賴公開發布　太錫度派遣認證　烏金噶瑪巴於　拉薩政府認可
精神統一凌駕了　↓　孔雀信的背書　↓　小組前往西藏並　↓　三個月後坐床　↓　烏金為解放後
噶瑪噶舉的傳承　以認證噶瑪巴　認證烏金噶瑪巴　於拉薩祖普寺　首位轉世活佛

幸運的是，「孔雀信」的「荒謬存有」被夏瑪巴指正了出來，但是也因其執意以「存在主義」背後的「宗教思想」為底蘊，來詮釋十七世大寶法王的轉世，而艱難困苦地另行認證泰耶噶瑪巴，以闡釋一個以達賴喇嘛為「大眾」所共同緣起的場域並不能左右十七世大寶法王的轉世在「大眾」裏的「小眾」所緣起的場域。

這基本上就是泰耶噶瑪巴的認證之所以不同於烏金噶瑪巴的認證的地方，而這羣以夏瑪巴為首的「噶瑪噶舉」與那羣不曾參與認證大寶法王的「格魯」之間則存在著一個解說不清的關係——通常互為因果、共同緣起又互衍互生——這也是夏瑪巴堅持以「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思想來訴求十六世大寶法王轉世認證的依據(依順時鐘次第還原)：

開放性空間賦予泰耶噶瑪巴一個宗教意義的轉世條件與意志 → 轉世意志的凸顯杜絕了達賴意欲創生的共同場域 → 「共同緣起的場域」壓抑了開放性的空間 → 開放性空間自行賦予泰耶噶瑪巴於內心鞏固意志 → 轉世意志的凸顯了「存在先於本質」的荒謬存有與造作 → 「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思想賦予了夏瑪巴的認證基石

夏瑪巴這個堅守「本質先於存在」的認證與太錫度以「孔雀信」的存在為認證基礎的羣體之間存在著一個脣齒相依、禍福與共的關係——雖然也是互為因果、共同緣起又互衍互生，但是因為兩個小眾裏的每一個人彼此熟捻，又各自在大眾的場域有不同的訴求，於是人為的責任層次逐漸造成矛盾深化，終至分化了兩個小眾各自緣起的場域。

這個自己責成自己去荷負較高層次責任的態度，才是導致泰耶噶瑪巴與烏金噶瑪巴互不相讓的原因，而「本質」與「存在」何者為先，反倒不為人所注意了(兩個順時鐘次第還原)：

噶瑪噶舉的永世傳承	使命感促使十世夏瑪巴	穩固的封閉性空間剋守傳承純粹性的規範	
倚賴夏瑪巴與噶瑪巴二而不二的相互認證	叛國歷史的平反與凝聚十五世夏瑪巴轉世認證	凝聚力成就了泰耶的親和力與封閉性空間	
(泰耶噶瑪巴內部自衍自生的場域)			
未來的十五世夏瑪巴認證助長了封閉性空間的穩固性與排他性	封閉性空間扼阻了泰耶尋求噶瑪噶舉內部團結的潛能與消弭教派敵意		
達賴喇嘛回溯前弘期	泰耶的進德修業		
鬆動的泰耶噶瑪巴必須採取激烈措施藉以證實夏瑪與噶瑪的二而不二	抑制或掌控十五世夏瑪巴的轉世認證以激盪起開放性空間的持續擴大	烏金的分化撼搖了封閉性空間的穩固性與排他性	
(烏金噶瑪巴在達賴喇嘛陣營裏所激化起來的場域)			
矛盾醞釀了泰耶的分裂以及破壞了夏瑪與噶瑪二而不二的互信與團結	烏金獲得達賴的護持與肯定持續深化達賴重新認證前世夏瑪巴的矛盾	開放性空間的意識擴張凸顯了烏金的存在	

當然達賴喇嘛回溯「前弘期」的一個「四大教派」俱未生的階層，是非常隱晦，而且相當敏感的。或許達賴喇嘛為了超越所有的修行解說以及一些以教派為名義的組織，而回到蓮花生的修行狀況（破除概念的「存有」，令無造作的「非存有」凸顯），或回到更遠更古的過去，去重新檢視「苯教」在未被「藏傳佛教」整理收編為佛教之前的狀態（在「非存有」的畛域裏尋求其「存有」的本質），甚至以此來制衡北京宗教局為了扶植沉寂千載的「苯教」在西藏的重新復甦與增生而放任烏金噶瑪巴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出逃拉薩北郊的祖普寺，以將「藏傳佛教」一舉趕出西藏的撒手鐧。

達賴喇嘛此舉任重道遠，甚至不惜以終結「達賴喇嘛」的傳承，以打破「藏傳佛教」四大教派以修行之名維繫各自的傳承，是曰「藏族的精神統一」（一舉破除「存有」與「非存有」的概念而臻其「表別狀態的存在」）。從這個遠大莊嚴的使命去檢視「噶瑪巴」的認證風波，「本質先於存在」或「存在先於本質」的爭論就顯得有些狹隘了。

這個或許可以被稱為一種沒有辦法證實的「臆測」就是「意識擴張」的結果。困難的是，因為泰耶噶瑪巴對十五世夏瑪巴認證的堅持與烏金噶瑪巴對認證的抑制或掌控，使得「噶瑪噶舉」的分裂持續擴大，而泰耶噶瑪巴為了維繫「二而不二」的傳承意義，不得不以「還俗娶妻」的宣言將「噶瑪巴」的名謂重新歸還於烏今噶瑪巴，並以之檢視「噶瑪巴不是宗派意義上」的「非存有的存有」；只不過一旦噶瑪巴的「存有」在心中種下了根，信眾執取「存有」的安逸與憑藉「存有」來紓發情緒的惰性就遮蔽了內心探索「非存有」的光明彰顯的怯懦。

既然信眾不敢掀去「存有」，於是泰耶噶瑪巴只好賦予自己這項任務：

掀起貼在噶瑪巴　潛入二而不二　蛻變為夏瑪巴　體認夏瑪巴的　以還俗娶妻來
的宗教名謂，以　↓　底部修補遭到　↓　的非存有面貌　↓　轉世認證為高　↓　賦予噶瑪巴的
還原非存有面貌　損壞的非存有　以轉化為存有　一層次的表別　本質存在意義

第十七世噶瑪巴泰耶多傑選擇了西元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宣佈他將還俗娶妻，絕不是一個巧合，而是以此來說明，二十五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嘎烏」裏的「孔雀信」確立了烏金噶瑪巴，是一個「存在先於本質」的論證，而他的「還俗娶妻」則是一個「本質先於存在」的論證；二十五年前，見證了這個「存在先於本質」的「孔雀信」的，有夏瑪巴、太錫度與蔣貢康楚、果希嘉察等四大法子，二十五年後，見證了這個「本質先於存在」的「結婚文告」卻只有蔣貢康楚，因為夏瑪巴已經圓寂了三年，而太錫度與果希嘉察則不認同泰耶多傑噶瑪巴的合法性，於是泰耶噶瑪巴索性以「結婚文告」公告天下，將「大寶法王」的稱謂完整地歸還於烏金噶瑪巴，以謀求噶瑪噶舉的萬世福祇。

結語

我在寫〈貼白布條的密勒日巴〉的整個過程裏，心思格外地靈巧，所以全篇佈局也就顯得出奇地順手。這幾乎是椿我寫小說以來從未曾發生過的現象。或許這篇小說的敘事與原來的事情經過本來就相去不遠，所以我在情節上就不必去顧忌故事邏輯的問題；其間最困難的部份應該是我在描述那幅綠色的密勒日巴畫像的創作過程，我可以這麼說，在細心的描繪裏，我幾乎一寸一寸地貼著我書桌前的金色密勒日巴畫像，逐點逐線地完成了艱澀的述說。

這個戰戰兢兢的態度，除了說明我一向對密勒日巴有著尊崇以外，只是述說了我對繪畫不怎麼有把握的弱點。雖然我不是對畫全然沒有概念，但我的「修為」不足以湊成小說中對美術的評論——這些類似行家的各門各派美術理論都是我漏夜參考美術教科書所獲得的成果，然後我等不及融會貫通就迫不及待地將它們一股腦地移了進來——這些解說在行家的眼裏是不堪一評的。

除去這項缺失以外，小說的故事情節應該相當流暢，因為它原本就發生過；但是揭露故事情節不是我寫這篇小說的目的，因為我只是在營造「虛擬實境」的「存有」過程裏，一舉掀起背後的「非

存有」意涵以檢視人世間的真實事跡所示現的「荒謬存有」特質；我也無意將這篇小說當作我對過去歷史與緣起的批判，因為我深信人世間的每一個因緣種子都有它不得不存在與不得不造作的理由，但因自己本身的愚昧與業障，我們才會無法認知人世間的荒謬與不確定性。

總的說一句罷。我對真實事跡的移花接木只是想藉著這麼一個故事，將我們這一個共有時空的荒謬本質表露出來，然後在這個氛圍下建立其所說事物的矛盾與不確定性來闡明自己本末倒置地堅守這一世的嚴實是多麼地可悲又可歎。不可思議的是我在接受友人饋贈的金色密勒日巴畫像時，並不知自己會以密勒日巴為意象，將一個始終不肯承認「噶瑪噶舉」傳承的佛教機制還原到「噶瑪噶舉」的傳承裏。這個「虛擬實境」的撰寫經驗充分說明了我們將自己所不能了解的緣起奧祕看作一個「荒謬存有」的無奈，因為這樁在現實裏發生的「貼白布條」事件原本與密勒日巴無關，而我以密勒日巴為意象，竟然有著一個回溯「噶瑪噶舉」至岡波巴與密勒日巴亦師亦友的緣起狀貌的意圖。

這究竟是因為我不願意看到「噶瑪噶舉」的分裂，還是因為我不認同達賴喇嘛為了推行「精神統一」而將四大教派回溯至「佛苯」混沌的舉措？無論這個緣起的奧祕是甚麼，在「本質先於存在」的宗教思想裏，未來的十五世夏瑪巴轉世都只是為了證明「因果流變的自類相續」。

真的，在「因果流變的自類相續」裏，這篇虛擬實境的小說本身即散發出超越軼事情節的功能——亦即超越「荒謬存有」而臻其「表別狀態的存在」——這個訊息，才是我衷心期盼的營造結果，也是我所能留給年輕時代曾經與同窗好友一起辯論、傲笑與困惑於「存在主義」哲思的唯一貢獻。

註：所有引用「十七世大寶法王認證風波」的事例均為後來添加，亦即在刊登於《中外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七期的原始版本裏，這段「存有」與「非存有」的論證並不存在，而其之如是存在，對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出版的《中外文學》來說，亦是一個「荒謬存有」，但其所指涉的「噶瑪噶舉」分治現狀始自「存有、非存有」的混淆則是一個「虛擬實境」的實例。